

年輕人心中的 環保與希望



周景勳·主編

六宗教思想交談會

目錄

編者的話：環保與希望 005

周景勳神父

1、年輕人心中的環保與希望

——惜福、報恩、再生、利生：「好心好世界」 059

釋果毅法師

2、天主教環保和希望 071

天主教 蔡錦龍兄弟

3、與年輕人談環保與希望 087

——孔教儒家的基本觀點

孔教學院 湯恩佳院長

4、綠色行動 點燃希望 099

中華回教博愛社 楊興文 教長

5、氣候變化下的 Gen Z：香港基督教的使命與挑戰 109

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倫理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崇基學院神學院兼任講師 莫介文

6、從道教信仰談青年的環保與希望 139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授、
香港浸會大學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吳有能教授

後語：《感嘆中的禱告》 153

周景勳神父



2023



環保與希望

周景勳神父

當今的社會 …… 不論男女老幼
都充滿著自私的慾望

猶似荀子《解蔽篇》中所言：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

人被生命中種種事故所蒙蔽

「故為蔽、欲為蔽、惡為蔽、

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

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

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

此心術之公患也。」

這些蒙蔽人心的事故

使人心失去了正確的思考

「解蔽」便要：解除人心的毛病

故提出「虛壹而靜」的心

人要保持心中的大清明

才不致被歪曲不實或局部的事事故所蒙蔽

看不到整體全部的大道理

——當局者迷

於是……人心被自我的執著所蒙蔽

人心被自我的偏見所蒙蔽

人心被自我的貪婪所蒙蔽

人便看不到復活的新生

人便聽不到天意的感召

有誰能開啟我們的明悟和心志呢？

讓我們虛心與造物者往來

聽聽天意的啟智吧！

由是，我想起「詠竹對聯」中的一句，具有生命智慧的啟發：

「未出土時先有節，到凌雲處仍虛心。」

「竹」在「有節」中保存了「虛心」，這是「竹」的本質。人的「本質」是什麼？無非就是：「虛心與造物者往來」，常保存：「生命中的善性」和「無私的愛」。藉此，明白到生命源的造物主和生我育我的父母，自覺的和有意識的從心裡發出「孝愛的親情」：「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詩經小雅·蓼莪）這便是「罪惡蒙赦免，過犯得遮掩的人，是有福的。上主不歸咎，心中無詐欺的人，是有福的。」（聖詠 32:1-5）因為人心沒有受到「罪惡的欺詐」

所污染，常保存心中的「善德」。談到「污染」，我便想起宋朝的周敦頤，寫了一篇喚醒人心的《愛蓮說》：

「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漣而不妖，

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

香遠益清，

亭亭靜植，

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愛蓮說）

周敦頤訴說了大自然的美麗，作為人生命的反思，道出大自然與人的生存息息相關的互通互融，更藉著「愛蓮說」展示生命的哲理，教導人做人處世的修養：「蓮花從污泥中長出來，卻不被污泥所污染，經過清水的洗滌後，其美不會顯得妖媚，葉莖的中通守虛，與外形的正直相輝映，不蔓亂不枝節，香氣遠遠的飄揚，倍加清香，潔淨地亭亭靜寂玉立在水面上，讓人遠遠地觀賞而不會輕慢地玩弄和傷害她。」

我們可從《愛蓮說》的啟發，看到人與大自然的關係，要求人珍惜大自然之美，因為當人破壞大自然，就是破壞生命，破壞自己的生命，破壞宇宙間天地人的現在和將來的生

命，這實在是一個在時間和空間的悲劇！反觀基督宗教，福音書中的比喻，耶穌常常以大自然的事物作比喻，如葡萄樹、山羊和綿羊、芥菜、曠野、荊棘等等，揭示了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密切聯繫，要求人相親相愛、不鬥不爭、互相尊重、彼此珍惜、互相勉勵和警惕，藉此教導人「尊道貴德」，愛護的創造一再創造不斷創造，好能創新生命，這便是心靈環保的「自覺」與「意識」的培育。人沒有「心靈環保」的「自覺」和「意識」，就不會有「家庭環保」、「社會環保」、「世界大地環保」等等，心靈便受到「貪、瞋、癡」的毒害；家庭也受到自私自利自憐的污染；社會和世界大地更受到經濟鬥爭、繁華霓虹彩光的污染、極端思想的個人主義的薰陶、無情無義欺壓貧賤人民的剝削、享受主義不勞而獲復發的抗爭等等，都在污染著人心！有誰會在覺醒中實踐基督的博愛與寬容精神呢？中國文化哲學中的修德養性、明善誠身與致虛守靜的精神價值，有誰關注和看重呢！

我們宗教人，在宗教的感召裡，必須常保持心靈的潔淨，懂得孝心感念造我養我的造物主，和生我育我的父母，還要珍惜大自然的萬事萬物：「親親、仁民、愛物。」（孟子盡心上）由是，我們先培養年青的一代有「心靈環保」的「自覺」和「意識」，才能從人心中產生「環保」的精神，再將精神化為實際的行動，大家共同持守，以達成無污染的心靈和

大地廣土，讓我們宗教人同心的反省和祈禱。

香港六宗教領袖鑒於人世間的紛亂，人心的虛假，物質情欲的膨脹，道德感的低沈；鳥瞰將來……絕望與希望？在信仰上，我們宗教人永不會絕望。反之，我們願意在人世間的苦海中，注入生命的甘露，帶領人在靜觀、體驗、覺悟、默思、明察、反省中建設生命；為人世間帶來希望與光明，引導男女老幼關心中心靈環保、珍惜萬物、與道偕行、和議共存。於是，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在是次的思想交談會上，共同關心對年輕的一代人，作出呼籲，盼望透過信仰和教育，強化青少年的環保意識和希望。

首先，我們從佛教果毅法師的「年輕人心中的環保與希望——惜福、報恩、再生、利生：『好心好世界』」一文中作反思：

果毅法師引用「末日指標」所關注的：人與自然共生共死的互動關係，帶來全球性環境污染的嚴重性，情況實在令人擔憂。便提出佛教的「同體共生」生態學，肯定佛教的平等生命觀，是尊重一切生命，愛惜一切生命。在眾生平等無有差別的前提下，應該以慈悲心去對待周遭萬物，愛惜一切

生命，尊重一切生命的生存權。更在緣起論的基礎上，說明佛教生態觀的特徵集中在「整體論」與「無我論」。「整體論」依據緣起的立場，整個世界處於重重關係網絡中，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也是一個相互關係的整體，不能分割。人與自然的關係，相互依持，聳立在「自利利他、自覺覺他、緣起依他」的正確理解上。至於「無我論」是佛教生態哲學觀的另一特徵：從緣起論出發，佛教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沒有永恆不變的本質，都是相對的存在，佛教稱此為「空」。

「空」，不是絕對的無，不是沒有，而是說事物不可獨立和永恆的存在，不會永恆不變，故「空」。「緣起」是佛教思想的根本中心，「無我」是佛教的獨特精神，含有倫理的成分。緣起無我不僅架構了佛教思想體系，同時也蘊涵著佛教生態意識的價值取向。

從生態意識的價值取向出發，果毅法師以《周易》坤卦（地）的「厚德載物」為喻，配合佛陀在講述「地藏菩薩」名號時，指出大地能安住而保持世間一切人事物。「地藏菩薩」如大地般，是永遠寬厚地包容、護念、安穩的含忍一切生命。再以佛教破除我執的思想反省，肯定人類是唯一強調道德的存有，透過倫理思想對生命的尊重。要求人反思：「地球不是屬於人的，相反的，人是屬於地球的。」說明了：

1. 佛教的宇宙觀是從宇宙的立場將人視為自然的一部份，並提供一個精神基礎，就是解決人的「心」，才可保護環境，不破壞環境；佛教以緣起論為核心，以整體論和無我論為特徵的生態哲學觀，為生態學與後現代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思想資源。

2. 佛教的生命觀是在「平等性」價值取向的意義上出發：就是強調尊重一切生命，愛惜一切生命，以慈悲心對待周遭萬物。在緣起論的基礎上，佛教提出相應的倫理觀念，提升佛教徒的道德品質，激勵佛教徒保護生態環境及珍惜資源。《梵網經》說：「若佛子！以惡心故，放大火燒山林曠野，四月乃至九月放火。……一切有生物，不得故燒，犯輕垢罪。」藉此體認緣起基礎上的「同體共生」的心靈境界和精神超越。可見，「佛教的生態理念主要表現在：第一，承認萬物皆有佛性，都具有內在價值，這就是『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第二，尊重生命，強調眾生平等，反對任意傷害生命，因而提倡素食，認為『諸罪之中，殺罪最重；諸功德中，不殺尤要。』」

果毅法師強調佛教關注事物的「完整性」，懂得如何把生命的科學和生命的神聖統一起來。藉此提出佛教環保的實踐是：惜福與報恩、再生與利生。

1. 惜福與報恩

「福」：通常指福份、福氣，是享受幸福生活的命運。佛教依據不斷向上追求解脫的立場，認為惜福是一種獲得解脫的行為，強調要正確對待自己的福份，惜福就是要珍惜福氣，要求人們正確對待消費、享受，節約衣、食、住、行等一切生活資源。合理使用和積極保護自然資源，樹立正確的、適度的、節約的消費觀。佛教徒如果能夠實現佛陀所說的「少欲知足」，「知足常樂」的遺教，便是用智慧的頭腦來處理問題，用勤奮的工作來從事生產，不用與人相爭，不用跟自然鬥爭，就會生活得非常快樂。台灣法鼓山聖嚴法師曾一再提醒人：「我們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卻太多！」

2. 再生與利生

果毅法師以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下稱式宏家）有關環保教育的推廣為例，分享有關年輕人心中的環保與希望。

「式宏家」參加了一項名為「DreamStarter 啟夢者計劃」，該計劃為學校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讓「式宏家」的孩子宣揚和發揮「環境保護」的信念，為地球的未來努力。

「式宏家」的「DreamStarter 啟夢者計劃」共有 47 個夢想項目，它們與聯合國為未來提出的 17 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有關，是為共創永續社會安定下的夢想。「式宏家」共有 26 個項目與環保有關，同學們都希望能做到「源頭減廢，減少浪費」，宣揚「環境保護，人人有責」的信念。

同學們從香港人每日丟棄 43 噸發泡膠盒的問題，和受困於泰國運河的領航鯨，胃內找到 80 個膠袋，令牠不能進食致死的新聞。藉此鼓勵市民以自備環保餐盒，透過綠色和平的「尋找走塑食堂」計劃，親身與學校附近的餐廳店主溝通，邀請餐廳成為走塑友善的餐廳，貼上「全城走塑」貼紙，讓走塑支持者認出走塑食堂。同學希望減少塑膠垃圾污染，使用天然的清潔用品代替膠粒磨沙用品，製作環保飲品外賣袋代替塑膠袋，由自己做起，為環保出一分力。

加上颱風山竹過後，催毀了香港四萬六千多棵樹木，塌樹的歸宿不應是堆田區。為解決塌樹帶來處理垃圾的問題，「式宏家」兩組同學組成塌樹「延生」攻略，成立樹木小先鋒，希望把塌樹設計為有用的物品，轉廢為用。藉此希望喚醒香港人愛惜樹木，珍惜環境，做到真正與樹共融，希望能協助賦予樹木「第二生命」。

以上活動正合乎香港「慈濟環保共行館」所遵從「7R」法則，包括尊重萬物(Respect)、盡可能維修使用(Repair)、回收再用(Recycle)、拒絕使用即棄塑膠產品(Refuse)、從源頭減量、減少過度消費及包裝(Reduce)、重複使用(Reuse)、重新思考如何減少廢棄物(Rethink)。希望人人建立『降低物欲、提升愛心』的共知與共識，以具體行動自愛、愛人、愛大地，才是解除地球危機的靈方妙藥。

「好心好世界」——「心靈環保」。「心靈環保」的環保理念，是建立在《維摩經》(佛國品)中的淨土思想之上的，淨土是菩薩善行的果報，它的實現在根本上依賴眾生的努力。佛教所謂「心淨則國土淨」，便是鼓勵人要有道德自覺與宗教實踐的「人化自然」精神。

最後，果毅法師指出：中國佛教特別重視提升自身的道德修養，改善自己的行為，創造人間淨土，這就是《維摩詰經》所倡導的眾生心淨則佛土淨的理念。禪宗更將其發揮為淨土在世間，重視現實世界的價值及其改造。佛教「心淨則行淨，行淨則眾生淨，眾生淨則國土淨」的思想則啟示出生態意識最終要歸向於每個人的心靈環保，更重視脫離以人類為中心的思想，向生命中心乃至生態中心的環境倫理邁進，從而將人類的道德關懷從人類自身擴展到多種生物甚至是

整個自然界。環保理念的落實到位，還須從家庭環保、社區環保等做起。故此，「心靈環保」確定：如果人們的「心靈」清潔，則物質環境不會受到汙染。無論是人類、動物、植物或昆蟲，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若我們能「好心」了：隨手關燈、關電腦、拔掉電源，節能減碳，珍惜地球資源，「好世界」才不會從地球上消失，因此「好心才有好世界」。在萬物緣起的互相依存理論基礎上，佛教還提出「知恩報恩」的主張。在應報的多項恩德中，有互相聯繫的兩項，就是報「天下恩」和「國土恩」。「天下」，相當於世界；「國土」，即所在國的土地。天下和國土是眾生的住處，生存的環境。眾生因獲得天下和國土中的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而生存，當知天下和國土的恩德，尊重、敬畏、感恩天地，盡力報恩。當代佛教提倡信徒積極參與環境保護，植樹造林，美化環境，保護自然資源，竭力避免自然資源的透支，便是報天下恩和國土恩的具體實踐。

其次，讓我們探討天主教的環保與希望。蔡錦龍兄弟為我們點出環保思潮的背景：

蔡錦龍強調：在過去十年間不斷探討環保的議題及發

展，各種形形色色的建議密鑼緊鼓地進行：減少廢物、廢物重用及再生、溫室氣體減排、可持續能源的使用、自然保護區的設立、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清理環境及海洋、減少使用一次性塑料產品、選擇環保友善的產品和服務、減少「碳足跡」、控制「碳排放」及進行「碳交易」、推行「碳中和」、「可持續消費」、「永續發展」等等。更配合聯合國所推動的 17 個可持續發展目標 (SDGs)，肯定環保是一個全球性的挑戰，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合作，為地球的未來帶來希望。

事實上，天主教在梵二大公會議之後，便以嶄新的現代教會面對世界，關注與時並進及與世界接軌。在現世代環保這個大議題下，教宗方濟各在 2015 年 6 月 18 日頒布《願祢受讚頌》“LAUDATO SI” (LS) 通諭，加強及鼓勵天主教在世界環保議題上的參與及支持。教宗在通諭中提出：「這將有助於提供一既尊重人類在世獨特位置，又尊重我們與四周環境關係的生態保護途徑。」(LS15) 更強調：「氣候變遷是全球性的問題，嚴重影響：環境、社會、經濟、政治及資源分配，是目前人類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LS25) 最近，教宗方濟各在 2023 年 10 月 4 日頒布 “LAUDATE DEUM” (LD)，再次強調地球面對臨界點，環境改變增加不公義的情況，特別在醫療保健、就業、資源分配、房屋、被遷徙等方面，造成技術官僚政治論的境況變化，指出國際政

治的失衡，全球氣候高峰會的失敗。為推動青年人的關注，方濟教宗表示：「自然環境屬大眾的福祉，是整個人類共同繼承的產業，也是每一個人的責任所在。」(LS95) 教宗強調人人有責，尤其是世界青年的重要性，特別推行普世青年節 (世界青年日)，讓青年人成為教會的新動力，積極參與，身體力行地更新教會，除了增添教會的活力外，更為未來教會方向發揮舉足輕重的支持。於是，我們問：青年人如何回應保護地球這個環保使命呢？他們的具體行動與教會的目標如何配合？蔡錦龍兄弟便從三方面作探討：1. 上主的創造、2. 關愛行動、3. 教宗的教導。

1. 上主的創造：可從聖經中作反思

上主為宇宙萬物的創造者，人類被賦予保護和管理大自然的責任。《創世紀》2:15 及 1:31，強調上主創造並宣告它們為好的事實，要求我們看守和照料大地，這是神聖的使命，成為地球及環境的守護者。《聖詠集》104:24-25 強調上主創造的豐富和智慧，我們應以敬畏之心對待祂的創造。《羅馬書》1:20 表示透過觀察自然界，我們可以更好地認識上主。《馬竇福音》22:39 耶穌教導愛人如己，通過環保行動可以修復受損的創造。

在天主教教義中，強調了社會正義和關懷弱勢群體的價值觀。

環保被視為一種對社會正義的追求，關懷環境是對弱勢群體的一種表現，並且具有道德和宗教的正當性。

環保有助年青人的靈性成長及體驗到上主的存在，包括戶外祈禱及自然靜默，加強信仰生活，通過大自然更深入了解神的榮耀。

環保教導節制和謙卑的價值觀，減少對自然資源的過度消耗及浪費，提醒所有事物都屬於上主。教導人認識：大自然是一位教師，教導年青人敬畏的心及對未來的期待，為未來的美好而努力，履行共同負擔環保的責任，持續的關愛地球，使地球如天國般充滿公義及和平。

2. 關愛行動：

方濟各教宗警醒我們：「我們基督徒有時會錯誤詮釋聖經，這的確不容否認。即使我們是按天主的肖像受造，並被賦予管理大地的權利，然而我們必須大力反對人類有絕對權力操控其他受造物的想法。」(LS67) 於是，當下的急務是青年的培育、強化青年的主導、青年的教育和導引青年

走入社會。

2.1 青年培育

青年人要有承擔着地球未來命運的責任。青年培育的重要性，是要承先啟後及傳承人類命運的責任，讓青年人成為現在及未來世界發展的參與者。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EP) 於 2017 年創辦「地球衛士青年獎」，為年輕青年領袖，提供一個挽救及建造美好地球的建設平台，強調青年的創新及幹勁，以尋求應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環境污染這三個地球嚴重危機的有效解決方案。「地球衛士青年獎」是由上而下推動的典範，提供方案卻是由下而上的動能，讓青年人對世界有敏銳的認知，有更大的創造空間，讓年青人發光發熱，並以資源支持他們的發展項目，為整體社會提供更大裨益的解決方案。以實際行動將理論實際的活現出來，使環保方案來得更實際，以大地和平共處為根基。在香港本地有關注環保的各個機構積極推行「青年環保領袖」、「青年環保大使」、「青年氣候峰會」、「青年交流會」等以青年人為中心的活動，讓青年有向上流的機會，使他們成為環保焦點的主群體，從而讓他們透過朋輩間的推動，將環保這個社會各層面都關注

的議題滲入工作、家庭及個人的生活層面，以他們充滿活力及創意的媒介、手法、表達、形式及活動類型、將世界大議題本地化，務實的推行改變，彼此學習，接受培訓和教育。在全方位的構建上，與教宗的通諭意向相應：「任何整體生態學的界定，都不會將人類排除在外，所以在探討整體生態時，必須考慮到勞動的價值。」(LS124) 在各層面上關注生態保育，是個積極可取及值得推崇的理念。

2.2 青年主導

方濟各教宗在通諭中提出「必須建立一個規範性的制度，以設定明確的界限。」(LS53) 也強調：「某些個人和團體展現出的創意和主動真令人讚賞，針對環境的局限性，他們減緩四周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又學習在混亂及不穩定中調整自己的生活。」(LS148) 一些對未來充滿理想的青年環保先驅，主動積極地身體力行地創建環保機構，其中的表表者包括「一人步兵環保公司」，以個人的力量到住戶直接收集可回收重用的廢物，及至組織家庭主婦或青年做回收專員，使環保的運動更具積極性，讓潛在的動力得以充分發揮，形成一個嶄新的環保生態隊伍。這種新的蝴蝶效應能展現出新的創意，可推而廣之讓更多親朋參與活動，以輕鬆的手法強化對環保的信念。「種樹日」更可親手為大自

然送上綠色的祝福，認識生物多樣性的重要，並使個人與大自然融為一體。

2.3 青年教育

方濟各教宗非常重視教育的動力：「生態教育可以在不同的境況下進行：學校、家庭、媒體、慕道班和其他地方等。」

(LS213) 有些青年團體在教育層面作出貢獻，例如在校園推行「校園環保教材」，讓學生直接參與及理解環保的因果，使他們在學習過程中培養環保的生活態度，確認環保是可行的及實際的生活方式。環保教育更強加對環保的認知，讓青少年主導教育項目，鼓勵更純粹的環保生活模式。教宗鼓勵說：「我深信若欠缺動機和教育，改變就無法成就，所以最後我將提供一些取材自基督信仰靈修寶庫並深具啟發性的人類發展指南。」(LS15)

2.4 走入社會

方濟各教宗喚醒社會：「如此逃避推諉如同一張許可證，同意繼續目前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消費模式。這就是人類處心積慮，縱容自我毀滅之惡行。」(LS59) 因此社會層面的環保參與非常重要。年青人組織及舉辦各種環保活動，「環保交換日」是其中最受歡迎的活動之一，這種新的共享

文化，以物換物的形式重塑人與人最基本的互相支持理念。這種重視物品的生命力，間接抵制盲目的「消費主義」，使生產商推動廢物上流的產品，社會對物品的價值重新定位，廢物利用的價值備受推崇，從而影響整個商業形態及價值觀，這是生命的釋放，也是社會的釋放：「當自由而有意識地度著節制的生活，那就是釋放。」(LS223)「共享資源」提出共享生活，在環保層面中充分利用資源的分配，並且在過程中加強個人與個人的關係，使得生命更有人情味，而「最有效的解決方案不僅來自個人努力，但最重要的是來自國家和國際層面的重大政治決策。」(LN69)教會和社區在支持年青人的環保努力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教會提供教育和倡議的平台，鼓勵信徒參與環保活動。社區則可提供支持和資源，使環保行動更具效力。教會和社區應該更加積極地參與環保運動，以鼓勵更多年青人參與環保團體等，將環保議題推向更高的議程。我們提出年青人參與環保運動的例子，是要肯定年青人積極對世界環保運動的貢獻。

3. 教宗的教導：

天主教將環境保護視為一個道德和宗教問題，並呼籲人們以更可持續的方式生活，以保護地球和未來世代。我們可從近五十年內的教宗，給世界環保所作的訓示。

3.1 教宗方濟各 (Pope Francis)

在 2015 年發表的通諭《願祢受讚頌》(Laudato Si) 中，呼籲全球關注環境議題，特別關注氣候變化和生態破壞。更將環境議題視為一個道德議題，呼籲全球行動以保護地球和幫助最弱勢的人。並經常使用「生態的罪」一詞，強調對環境的損害是一種罪行，需要悔改和改變行為。

3.2 教宗本篤十六世 (Pope Benedict XVI)

教宗本篤十六世特別關注環境問題，強調人類對環境的責任。在 2009 年《愛的關懷》通諭 (Caritas in Veritate) 中提到：環境問題與社會正義和全球發展緊密相關，呼籲人們採取更環保的生活方式。

3.3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 (Pope John Paul II)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強調環境的重要性，常鼓勵人們以負責任的方式管理地球資源，並關心工業化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造成的環境影響，呼籲國際社會關注污染的問題。

4. 總結的說：在天主教信仰的指引下，年青人心中的環保與希望具有深刻的意義。環保是對上主創造的敬意，是對社

會正義和弱勢群體的關懷，對未來跨世代的愛和承諾。透過信仰的力量，教育的啟發，實際行動和全球合作，努力實現一個更可持續的為未來帶來的希望。年輕的天主教徒的環保行動不僅僅是一個運動，更是一種宗教信仰的實踐和對上主創造的敬意，為後一代人留下一個更美好、更健康的地球。「我們想給子孫和正在成長的孩子一個怎樣的世界？」

(LS160) 方濟各教宗說：「我鼓勵其他宗教的兄弟和姊妹也應該這樣做，因為我們知道真正的信仰不僅給人的心靈帶來力量，而且改變生活，改觀我們的目標，並闡明我們與他人以及整個創造的關係。」(LN61) 讓我們積極支持年青人的努力，帶領我們邁向一個更綠色及更環保的新未來。

第三篇文章由孔教湯恩佳院長的分享：「與年輕人談環保與希望：孔教儒家的基本觀點」

湯恩佳院長指出：在西方文化主導下，人類已經偏離了「正德、厚生、利用」的正道，人類中心主義、私己主義、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氾濫，導致了嚴重的生態危機。現代文明，為人類創造了豐富的物質生活，卻帶來了環境污染、人口激增、資源枯竭、沙漠化擴展、核武器威脅、大氣層破壞、

臭氧層破壞、全球氣溫上升等令人憂慮的問題。孔教的「民胞物與，天人合一」和「敬天愛物，厚生利用」的生態文明觀，為人類的未來指明了方向。「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和「道德修養、教育推廣」則為人帶來實踐的方針。

1. 「民胞物與，天人合一」：

孔教儒家主張：「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程頤）。人類不能獨立地生存，必與萬物共存共在，息息相關。不幸的是：殘酷的現實隨着不仁者的破壞，例如：大量排放工業廢氣，破壞了保護地球萬物的臭氧層，產生溫室效應等，導致全世界的冰川逐漸融化，水平面上升；使自然環境受重大的破壞，人類的生存受到威脅。

孔教儒家一直強調「天人合一」的思想。將《易經》的三才之道發揮，確立人的中樞地位，可連繫天地。天之道在「始萬物」，基本法則是陰陽；地之道在「生萬物」，基本法則是柔剛；人之道在「成萬物」，基本法則是仁義。由此引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張載西銘）這個命題，認為宇宙是一個大家庭，天地是父母，人類都是我的同胞，萬物都是我的朋友。孔教儒家思想中最基本的信念：「天人合一，民胞物與」的信念，強調了人與自然的相互依存的關係。孔

教「天人合一」的生態環境理念，能正確辨明和處理人與自然的各種關係，促進自然環境的良性平衡。

2. 「敬天愛物，正德共榮」

由於科技的進步，人改變自然界的的能力增強，便破壞自然的生態失衡。

《周易》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孔教儒家認為：天地萬物各有其位、各有其道，它們之間的秩序，是構成生命共同體的基礎，若得到自然發展，便能達致生態平衡，而生命亦因此得以延續。故此，人的生存和發展，必須保持誠敬之心，「敬天」和「敬心」的關鍵，在乎人心。人心，即是天地萬物之心，離開了人心，天地萬物就會失去意義。孔子的「泛愛眾」，和孟子「愛物」理念，都是以愛心對待自然萬物，人應該將自己融入自然萬物的生態系統中，以明白「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真義。人若擁有「仁愛」心，便會關心愛護他人，促進他人的幸福，更能以「仁愛」心促進萬物的生長與繁衍，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孔教儒家相信，讓萬物各得其所，各得其生，人民各得其養，這才是「仁道」的真正體現。於是，孔教儒家從仁道的體現提出「正德、利用、厚生」的理念；「正德」指的是天地「生生之大德」，與人性善的「仁」相通，與「親親、

仁民、愛物」相通。每當我們看到萬物處於「哀鳴、摧殘、毀壞」之時，就會產生「不忍、憫恤、顧惜」的心情，使我們重新省思自己，糾正自己行為上的疏失和錯誤。孔教深信，孟子的「仁民而愛物」，張載的「民胞物與」，程頤的「仁者渾然與物同體」都是偉大思想的體現，唯有實踐儒家所提出的「正德、利用、厚生」理念，人與自然才能共同繁榮發展，落實「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3. 「取之有節，用之有度」

在現代社會中，隨著人類活動的不斷擴張和經濟的快速發展，對自然資源過度的利用和破壞，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這當中的核心，就是中庸之道所強調的節制和適度問題。

《禮記·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以「中和」的原則推開去，便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生生不已」，在生生發展的規律中，有「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變通精神。在變通中，孔子提出「得之以道」的道德原則：「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里仁）再者，儒家的生態倫

理思想，是由家庭、社會進一步拓展到生態自然，成就了「親親、仁民、愛物」（孟子·盡心上）的倫理邏輯發展。因此，儒家的「利用」是以「正德」作為基礎的，即要從仁愛心出發，對萬物的「利用」要有「厚生」的目的，必須符合道德原則：即「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要有節約和克制的精神，不失生態系統的平衡，好能回復自然的正德。

4. 「道德修養、教育推廣」

在現代工業社會中，人口猛增，貪欲膨脹，為滿足人類的無止境消耗，不斷過度開採資源，造成枯竭，早已完全突破了大自然承受的界限。

孔教的倫理是從愛人到愛物，天人不相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將生態環境的珍視提升到道德要求的最高層次，不「自私自利」以改善人與自然的關係。就是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黃金定律來探討環保問題；藉此強調人類內在精神修養的提高，只有通過道德提升和文化自覺的培養，我們才能真正意識到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樹立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文明觀。隨之便要加強儒家文化有關自然生態環境的普及教育。此一生態教育，這是一種全面的素質教育，包括儒家的道德倫理教育、中庸之道的哲學人文教育等。儒家

的生態倫理思想以及所提倡的「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的理念，需要採取一系列措施來保護生態環境：減少污染物排放、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推廣可再生能源、加強環境監管、推動環保法律法規的實施、加強環境教育等等。這些措施的實施需要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團結一起，通過實際行動，確立觀念，傳承教育而共同努力與合作協調。

最後，湯院長提出周公「以德配天」和孔子「天生德於予」的思想，講述道德境界的提升，才能使人立於天地之間；孔子德配天地，承擔著創立、傳承儒家道統的歷史重任。孔教儒家總以道德修養作為達至天人合一境界的方法，是從根本上避免生態危機的切實可行之路。

中華回教博愛社楊興文教長以「綠色行動 點燃希望」為題作分享：

綠色是植物的顏色，在中國文化中有生命的含義，代表自然、生態、環保等，如綠色食品。綠色因與春天有關，所以象徵着青春與繁榮。學者們更以象徵性的意義作解釋，代表清新、希望、安全、平靜、舒適、生命、和平、寧靜、自然、環保、成長、生機、青春、放鬆、友善、傾聽、健康、不希望發

生衝突的性格。因此，現代人多採用綠色為環保顏色，如綠色運動、綠色和平等諸多的環保組織，旨在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大自然。眾所週知，穆斯林最崇尚的顏色是綠色，所以傳統習慣以綠色代表伊斯蘭。伊斯蘭的綠色象徵，是提醒穆斯林：要愛護生命，珍惜自然物質，保護生存環境。當然，伊斯蘭的代表色絕不是為了迎合時代需要，而是從伊斯蘭誕生的那一天開始，就已成為伊斯蘭文明的標誌，是對抽象的信仰精神具體化的表現。創造主安拉造化人類，並且賦予在大地上的使命，包括和平、公正、健康、繁衍和環保等，這些使命可見於《古蘭經》與聖訓的教誨，穆斯林把所有這些生命的目標綜合成一種顏色為象徵——綠色。因此，環保意識是穆斯林的一項重要使命，不是今天的新發現，而是古已有之。

早在一千四百年前穆罕默德聖人就鼓勵穆斯林植樹造林，綠化環境。特別是結果實的樹木，穆聖說：「倘若有穆斯林種植農田或一棵果樹，不論小鳥、人及動物食用其果實，皆屬施濟。」（布哈里聖訓集）

如今，當人們看到人類知識爆炸、工業發達、生活享受，而給大地的母親地球帶來了無窮災難，如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淡水資源嚴重污染、廢氣過量排放造成地球外衣臭

氧層破壞。人們已經意識到人類面臨著生存危機！正因如此，第六十屆聯合國大會（2005年11月22日）通過決議，確定每年的4月22日為「世界地球日」，呼籲全世界人民行動起來，宣傳保護地球運動，維護人類共同的家園。根據聯合國的文件，楊教長提出「綠色行動 點燃希望」，警告世人要保護自己的生命，必須首先保護地球。

1. 綠色環保永續發展：

綠色環保是指人類為了保護大自然而採取的一種行為。為共同締造更綠色、和平的未來，為永續發展我們居住的地球環境，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嘗試綠色生活，採取環保行動來減少對環境的傷害。

什麼是綠色生活？

「綠色生活」(Sustainable Living) 是在日常生活中，將環保意識貫徹到每一個細節，盡可能地減少對環境的破壞，同時保護環境生態，讓生活更健康、環保和永續。

「綠色生活」即是過著環保的生活模式，把可持續性的概念應用在日常生活中，並關心環境及整體人類福祉。

「綠色生活」旨在減少對自然資源的依賴，並恪守「4R」的原則，即減少使用 (Reduce) 指「減少廢物」、廢物利用 (Reuse) 指「物盡其用」、循環再造 (Recycle) 指「相互轉用」和替代使用 (Replace) 指「交替再用」。我們可以透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過著綠色生活，而這種生活模式是健康及可持續的生活方式。」¹

2. 綠色生活的重要性：

綠色生活首重綠色消費，也就是「當省則省，當用則用」的消費行為；這行為可降低對環境的衝擊，也可以保護地球，讓我們的世代都享有美好的環境與生活。

伊斯蘭的環保理念基於順從與敬畏：伊斯蘭一向重視環保，愛護地球。「地球」（或大地）一詞在《古蘭經》中共出現過 480 餘次。如：「他（安拉）為你們而制服天、地、萬物，對於能思維的民眾，此中確有許多跡象。」（古蘭：45:13）「我（安拉）確已使你們在大地上安居，並為你們在大地上設生活所需。你們很少感謝。」（古蘭：7:10）

穆斯林在《古蘭經》和聖訓的指導下，對保護地球有與眾不同的認識，保護地球的措施，不僅限於植樹造林、建立

自然保護區、防止水源污染等。² 這樣做旨在遵循創造主的旨意，完美人生的意義，也認知天地萬物都順從和敬畏安拉的，而且從順從和敬畏中得到生命的永恆。

3. 珍惜資源 杜絕浪費：

伊斯蘭教導我們，人類賴以生存的一切物質，都歸安拉所有，人類不過是享有安拉賦予的管理權利和擔負代治者的職責。

安拉說：「在大地及海洋中所發生之患難，都是人們親手所造成的，以便使他們嘗試他們所違法的一部分懲罰，希望他們悔悟（回歸正途）」（古蘭：30:41），如果我們對大自然無情之破壞，我們將會自食惡果。

安拉說：「你們應當吃，應當喝，但不要過份，安拉確是不喜歡過份者的。」（古蘭：7:31）先知穆聖一次在河邊走，眼前是奔流的河水，但他看到一位穆斯林在河邊做小淨，用水量過份。他對他身邊的弟子說：「做小淨時，不要浪費用水，即使你家住在奔騰的河邊。」

無論是《古蘭經》或聖訓，都要求穆斯林要勤儉節約，

² 對全體穆斯林而言，強化古蘭、聖訓的精神，提高信仰覺悟，以先知穆聖為榜樣，珍愛安拉造化的天地萬物，做好大地上的代治者。「他（安拉）以你們為大地的代治者，並使你們中的一部分人超越另一部分人若干級，以便他考驗你們如何享受他賞賜你們的恩典。」（古蘭：6:165）

¹ 錄自教育局 (2015)。《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能源科技與環境》，頁 28。

無論你多麼富足，都不允許浪費生活物質。穆斯林必須遵循經典的教導，保護自然環境；即使在戰爭的狀態下，對自然環境也絕不能隨意破壞。³

4. 保護地球人人有責：

如今的地球處於危機之中，嚴重的自然災害和地球物質遭到掠奪性的開採，生態失去平衡，急需的物質即將告罄，後代將無法繼續生存下去。因此，大家齊動員，有責任盡力做好保護地球的善功。在香港大家有責任實踐綠色生活，重視環保，保護地球。

綠色行動點燃我們的希望

「綠領行動」的願景是「全民珍惜地球資源，以行動實踐綠色生活，共建綠色新世代。」

「香港綠色希望」說：「我們的願景是全民建立零廢生活模式，締造可持續香港。」

「綠惜地球」的願景則是「人人樂於履行綠色公民責

任，為當下及未來的世代，促進可持續的生活環境。」

「環保促進會」為鼓勵市民提高環保意識及興趣，環保促進會將聯合國世界環境日定為「香港綠色日」為鼓勵市民提高環保意識，環保促進會自2013年起將6月5日聯合國世界環境日定為香港綠色日，成為屬於香港人的年度環保盛事，與國際一同綠起來！⁴

第五篇論文是基督教的莫介文兄弟與我們分享的「氣候變化下的 Gen Z (Z 世代)：香港基督教的使命與挑戰」。何謂氣候變化 (climate change)，指的是因大氣自身的變化，以及大氣與其他地球環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引致的周期性氣候改變：科學家們肯定的指出，人類活動所導致的溫室氣體（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才是氣候變化的主因。科學家也普遍的認同，氣候變化不但造成了更頻密的極端氣候和巨型天災，它帶來的極端的高溫與水旱二災，嚴重地打擊各國的農業，對糧食供應構成長期的壓力。若全球暖化不管，溫室氣體排放不管，在本世紀末，約一半的熱帶海洋物種

³ 據史料記載，先知穆聖曾對戰爭中的穆斯林做出明確的指示，在遭受侵略時，穆斯林有權自衛，抵禦敵人入侵，但在戰爭中絕不許可破壞莊稼，砍伐樹木或破壞自然環境。他說：「人們啊，你們的行為要有節制啊！我為你們擬定了十條規則，指導你們在戰場上的行為。不要變節，不要偏離正道，不許可你們肢解屍體，禁止殺害兒童、婦女和老人，不要砍伐樹木，不要燒毀森林，要特別保護生長果實的樹木。不要去屠宰敵人的牲畜，成為你們的食物……。」

⁴ 「香港綠色日」旨在提高市民對社區環境的關注，齊心合力，共建綠色生活。憑藉活動更希望令大家明白環保和生活息息相關，以綠色優化香港，促進香港成為國際綠色都會。「世界綠色組織」的願景是與大眾攜手把「綠色」變得更有意義，綠色不僅代表環保，更可反映正確的價值觀。將社會過往側重發展的方向拉回正軌，追尋真正優質的生活環境，為我們的下一代謀福祉！

將會滅絕，而全球四十億人口將面臨食水不足。⁵ 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留給 Gen Z (1990 年代末至 2000 年代出生的人) 及其後世代的地球嗎？⁶ 瑞典的「環保少女」通貝里 (Greta Thunberg) 說得好：「我們這些仍然是小孩的人，等到了我們可以做點什麼的年紀，已不能改變你們現在所作的。」

莫介文兄弟在論文中引美國歷史學家林懷特 (Lynn White) 之言，直指基督教是最人類中心和「生態破產」的宗教；亦引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 (Arnold Toynbee) 的認為：包括基督教在內的一神宗教的興起，推倒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平衡，並助長了人類的貪婪。

從上所言帶出論文所關注的核心：這樣，基督宗教還有什麼資源，可以讓教會在人類世與 Gen Z 共同進退？為回應此問題，本文首先將整理學術界對年青人如何應對氣候變化的研究，歸納關鍵的問題，然後提出藉建構中國基督教生態神學和更新教會的崇拜兩個方向，使香港基督教能成為年輕人追求氣候正義和建設低碳社會的夥伴。

1. 為氣候正義發聲的 Gen Z

⁵ 「美國太空總署」和「聯合國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都肯定地指出。並認為：人類將不能在本世紀末實現《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 的承諾，把全球暖化限制在 2℃ 以下，結果是不堪設想的。

⁶ 正因如此，瑞典的「環保少女」通貝里 (Greta Thunberg) 於 2018 年 8 月以「週五護未來」(Fridays for Future) 為主題標籤 (hashtag) 發起了「氣候大罷課」(School Strike for Climate)，啟發了不同的 Gen Z 行動者，包括中國內地的歐泓奕和香港的劉衍一。他們的共同信息，便是前人所造成的生態破壞，將由 Gen Z 及其後的人承受。正如通貝里所說：「所有後來世代的未來都落在你們的肩頭上。我們這些仍然是小孩的人，等到了我們可以做點什麼的年紀，已不能改變你們現在所作的。」

從研究指出⁷，社交媒體為年輕人提供就公共決策發表意見的平台，提升他們的主體性，使 Gen Z (Z 世代) 比上一輩更關注氣候變化，並在線下以集體行動的形式積極地推動氣候正義。相對於較關注個人生活和金錢與榮譽等外在價值的 Gen X (1960 年代中至 1970 年代末出生的人) 和 Gen Y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中出生的人)，Gen Z 雖然對氣候變化感到悲觀，但卻視自己為自然環境的管家，因而牽起了席捲全球的氣候正義運動，要求各國和跨國政府採取嚴厲措施應對氣候變化。

至於「上一代人對自然環境造成的破壞，將由 Gen Z 和之後的世代承受」的問題，大量的研究指出，氣候變化除了因炎熱天氣造成直接的死亡和受傷外，還使傳染病、腸胃病和寄生蟲更為活躍，威脅兒童和年輕人的生理健康。也有研究指出：氣候變化引起創傷後遺症、抑鬱症與焦慮症、睡眠問題、認知缺陷和學習障礙等心理和精神健康問題，並間接導致糧食短缺、族群衝突、經濟混亂、被迫遷移等，對年輕人的成長構成長遠和持續的影響。在此情況下，Gen Z 愈來愈視成年人為不負責任的管家，並強調年輕人不是社會的未來，而是社會的現在。即是說，氣候正義的實踐不能單單展望未來，而必須是此時此刻的改變。因此，有 Gen

⁷ Gen Z 成長於 Web 2.0、智能電話和社交媒體所促成的「總是上線」(always on) 科技環境。這種環境使 Gen Z 能在短時間獲取有關氣候變化的資訊，並提供便捷的平台，讓他們可以更積極地參與相關的討論。當政府漠視氣候變化時，Gen Z 就更加意識到它是迫切的問題，尤其因為它直接威脅他們的未來。

Z 選擇把氣候公義和可持續的將來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其中一個被廣泛引用的研究指出，直接的抗議使年輕人更能凝聚同儕，一起向現有的社會規範提出異議，而他們的異議可被分類為「盡職」(dutiful)、「顛覆」(disruptive) 和「危險」(dangerous) 三大「理想型」(ideal type)。⁸

這三個理想型是描述性而非規範性的，而且並不互相排斥，而是同時存在、彼此補足。

2. 年輕人面對的挑戰

雖然「氣候大罷課」成功在線上和線下引起全球的關注，並且成功動員各地 Gen Z 發起罷課行動，但也暴露了年輕人在爭取氣候正義時所面對的巨大挑戰，特別是年輕人常被當權者和成年人去權。相對於其他氣候正義運動，批評者並不是針對「氣候大罷課」的科學根據是否充分及目標是否正確，而是否定年輕人的精神特質，以「不成熟」

8 盡職的異議，指的是在社會體制和規範之中發聲，例如參與現有的氣候政策的討論，或通過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表達關注。一方面，盡職的異議使氣候變化的討論被公眾看見，讓氣候問題成為優先的政策考慮，並創造新的公共討論空間，連結被邊緣化的本地社群。但另一方面，它難以挑戰氣候變化的根本成因，未能觸及結構性問題，容易被政策上的「小修小補」或技術官僚消解。

至於顛覆的異議，就是通過直接行動和集體動員，包括請願、杯葛、干擾國際氣候會議等，引起社會關注，展示氣候不公的根本原因，以此修正或改變現存的社會與經濟結構，挑戰既定的權力關係。它的好處是為另類的聲音和行動者創造新的空間，揭露氣候問題的結構性特質和所牽涉的既得利益，但弱點是容易遭到社會菁英和建制的反動，有被拉籠、禁言、排擠以至打壓的風險，並促成對抗性和極端的言論，限制年輕人的動員和對未來的想像。危險的異議是容易令人誤解的用語。它指的並不是以危險的行動作出威脅，而是藉開創、發展和實現另類的生活形態，挑戰「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 的心態和政策，以倡議而非對立的方式重奪自己的力量，並強化自身的主體性。它的優點是實質地展現打破既得利益、改造社會規範的可能性，從根本問題入手，動搖不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和結構性的社會不公。但是，危險的異議對支配世界的體制並沒有即時威脅，而且容易被政府、國際組織和跨國企業蒙混應付過去，甚或將之收編。

之名去除他們的主體性。對批評者來說，年輕之所以是問題，在於他們對社會權力的結構沒有充分的理解，以致未有足夠能力參與其中。由此可見，雖然社交媒體開拓了便捷的途徑，讓 Gen Z 可在短時間內接觸大量人群。⁹ 讓他們更有效地訴諸情感，也讓他們在為氣候發聲並參與磋商的過程中達至更全面的自我認知和覺察。這種賦權需要實踐四個層面的正義：確立年輕人在決策過程中的主體性和話語權的「認知正義」(recognition justice)、讓年輕人的團體平等地參與討論的「程序公義」(procedural justice)、賦予他們能力和空間發表一手經驗的「代表公義」(representation justice)、與行使決策能力相關的分配公義 (distributive justice)。氣候教育是實踐這四種正義的重要途徑，以達致賦權的目的，因為它能培育年輕人的科學知識、認知能力、正面動機和個人價值取向，使他們自覺可以為世界帶來改變。

3. 「教會—學校—神學院」複合體

9 研究指出，社交媒體的動員作用有限；反之，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分享運動的資訊。雖然社交媒體能記錄年輕人的聲音，並將本地的行動連於全球的氣候事件，讓立法者和決策者可以在線上聽見他們的觀點。然而，年輕人的空間仍非常有限和邊緣，因為他們是否被聆聽和接納，完全取決於立法者和決策者的意願。即使年輕人的努力成功在英國、德國和法國帶來更氣候友善的政策，但整體而言，維持現狀的心態明顯仍主導了大部分高排放國家的決策。在這種環境下，年輕人容易被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標籤為氣候恐慌的製造者，以此為名忽視他們的訴求。另一研究認為，年輕人本身便是一種立場，因為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的會議中，當年輕人與其他非年輕人主導的團體互動後，他們的論述焦點便由自身在氣候變化下的脆弱，變成其他群體所表達的脆弱，而這種轉變在其他群體並沒有出現。這種權利操作不但使氣候公義的磋商缺少了年輕人的真正聲音，更侵蝕他們的信念和自我認同。

香港基督教有什麼資源，使其可以參與在賦權年輕人的氣候教育之中？在香港，約三分之一的中學由基督新教團體營辦，而基督新教的教會數目亦超過一千間，並有超過二十所大大小小的神學院。這個「教會—學校—神學院」複合體 (church-school-seminary complex) 是塑造年輕人的世界觀、價值觀和精神特質的重要架構，有很大的潛力可以賦權 Gen Z，使他們更全面地對抗氣候變化，建設可持續的社會。¹⁰

事實上，Gen Z 並不缺乏氣候意識，而且亦有能力自學基本的氣候科學知識，在全球和本地皆然。因此，氣候教育的重要性在於有系統地讓年輕人整合有關的知識和議題，從而肯定他們在爭取氣候正義上的主體性，並賦予他們有建設性地提出異議和參與討論的機會。一個新近的調查指出，雖然香港市民不一定支持將氣候教育獨立成科，但普遍支持在中小學的常規科目中加入氣候教育，並一面倒地同意將「培養學生應對氣候變化」及「令學生採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列為學校教育的目標。然而，從基督教信仰來看，氣候問題不單是科學問題，更是倫理、文化和靈性問題，正如曾在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擔任首席環境顧問

¹⁰ 可是，這複合體現時並沒有在氣候正義的議題上發揮可見的影響力。這不是說香港的基督新教完全沒有進行氣候和生態教育的工作，只是其力度和系統性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的史派斯 (James Gustave Speth) 所言：「最主要的環境問題是自私、貪婪和冷漠，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文化和靈性上的轉化。」因此，教會在氣候變化的倫理、文化和靈性層面上，有責任為年輕人提供正規教育以外的氣候教育，與側重科學知識的正規氣候教育互相補足，而這需要神學院的支援。這便是「教會—學校—神學院」複合體的應有功能。¹¹

4. 中國基督教生態神學的建構

莫介文兄弟認為，其中一個使氣候教育徘徊在香港教會事工邊緣的原因，是生態神學在香港仍然只是一種新興的應用神學。這是指：氣候變化和其他生態問題，只是眾多外在的社會議題之一，當教會行有餘力時，才處理這些「外在」的問題。然而，這種態度與 Gen Z 視氣候變化為核心問題的經驗相違。若生態神學是現今不可不面對的倫理應用神學，在教育上，教會是不可輕視其重要性。因此，基督教會如果要參與在賦權年輕人的氣候教育之中，首先需要因應當前氣候變化的處境更新自身的神學和聖經詮

¹¹ 氣候意識正是香港基督新教缺乏的一環。按照莫介文兄弟的經驗，不少香港市民甚或信徒從來沒有設想過基督教信仰與生態問題有關聯，這反映教會在氣候與生態意識上的不足，而這不足又不幸地吻合半世紀前西方學者的批判和較近期漢語生態倫理學的成見。公允地說，香港教會並不是在氣候和生態教育上無所作為，只是較為稀少和零散。例如，新福事工協會聯同其他基督教機構組成了「關愛受造世界」，定期進行網上直播，並曾舉辦兩屆「關愛受造世界與福音」會議和一些藝術展覽。此外，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在 2013 開展生態關懷事工，以每年六月第一個主日為「生態關懷主日」，並在 2016 年成立的「人間學苑」，舉辦生態關懷的體驗活動。不過，在香港基督教界的云云事工之中，這些工作只佔邊緣位置，也沒有引起很大迴響。

釋，而這正是神學院的使命。神學院不但是培育未來的牧師、傳道人和教會領袖，也應塑造教會群體的信仰內涵，並向公眾傳遞基督教信仰在倫理、文化和靈性層面上的公共性。在氣候變化上，神學院需要視生態神學為一種基礎神學 (fundamental theology)，即以當今生態學的視角重新閱讀聖經和教義系統，使之能為氣候變化的真實提出深層次的解釋。這種以生態神學為基礎神學指導了過去半個世紀西方生態神學的方向。然而，漢語神學界雖然自 1980 年代已提出生態神學的獻議，但至今仍大致停留在起步階段，未能像西方一樣成為一股塑造教會群體信仰和靈性的知性力量，更遑論指導教會著手建設賦權年輕人的氣候教育。¹²

在古生物學與宗教哲學同樣出色的耶穌會士德日進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的影響下，在中國三自教會極具代表性的丁光訓提出他對「宇宙的基督」的理解。他認為，基督從過去到現在都一直參與在上帝永無止境的創造進程之中，引導整個進程前進，而救恩的最終目的便是愛、和平和正義成為宇宙的法則，使整個宇宙在上帝裡達致統一。雖然丁光訓並沒有嘗試提出一套生態神學，但這種重拾宇宙性基督的視野，卻是建立中國基督教生態神

學的重要資源。這亦與中國最早期基督教——唐代的景教——的救恩論一致：「張元化以發靈關」。意思是，基督所成就的拯救是要人重拾創造的目的，即看守和造化萬物。由此，莫介文兄弟認為，中國基督教生態神學的基礎可以追溯至更久遠的愛任紐 (Irenaeus)。這位基督公教 (或稱「天主教」) 和正教共同尊崇的二世紀教父以「萬物歸一」 (recapitulation) 來解釋救恩，指出救贖始於上帝創造的一刻，而不是亞當和夏娃墮落後才開始。因此，基督救贖的核心並非糾正錯誤，而是宇宙達致圓滿的過程。這種以「創造—救贖—終末」是一個整體的進程繼承了以弗所書和歌羅西書的「宇宙的基督」。由此看來，罪與拯救並不只是個人尋求上帝的赦罪，而是參與在藉基督成就的宇宙圓滿的進程之中。於是，莫介文兄弟希望提出一個可能的方向，以生態神學為基礎神學，重新全盤構想基督教的教義和系統神學，使之更能對應人類世的真實，成為發展賦權年輕人的氣候教育的知性基礎。雖然這種生態神學的建構並不能直接應用於年輕人的氣候教育上，但如果教會群體要成為年輕人爭取氣候正義和建設低碳社會的夥伴，這種神學建構的功夫便不可或缺，而且也是神學院的使命：在氣候變化的危機下，基督教信仰提供一種深層的倫理觀點，指出人的罪性與生態失衡的內在關聯，並提出天地萬物藉基督的

12 當「生態文明」成為指導國家政策的重要原則，並在 2018 年寫入國家憲法的背景下，中國內地基督教研究在生態議題上的從缺是令人詫異的，尤其是儒、釋、道三教均已提出了大量的生態觀點。正如莫介文兄弟曾指出，如果要建構中國基督教的生態神學，其獨特的觀點在於以批判的角度理解人性，及堅持他力拯救的必須性，因為這種強調罪與拯救的宗教宇宙觀，能與對人性相對樂觀的儒、釋、道互相補足。

救贖同歸於一的願景。更希望，這種宗教靈性可以成為賦權年輕人對抗氣候變化的倫理和文化基礎。

5. 始於崇拜更新的生態靈性

生態神學的建構（或神學的生態重構）是香港基督教在氣候變化上與 Gen Z 同行的倫理、文化和靈性底蘊，其主要作用是為基督徒群體提供長遠的規範性指導，而非直接應用在賦權年輕人的教育上。與神學院不同，教會是支援基督教信仰實踐的基本組織，而崇拜則是它的核心。每星期的崇拜反覆重演和詮釋耶穌基督的故事，週而復始地塑造信徒的靈性和精神面貌。換句話說，信徒如何理解自身在宇宙穹蒼的位置和使命，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堂會的崇拜禮儀和宣講。故此，崇拜更新是提升信徒生態意識的關鍵，而這種意識是以教會為本的氣候教育的基礎。¹³ 雖然在歷史和實踐上，基督新教與正教對教會禮儀有相當不同的理解，但正教的崇拜神學仍然非常值得借鏡，因為在其中，宇宙萬物都是上帝的聖工，與救恩緊密相連，鮮活地展示以「宇宙的基督」為本的「創造—救贖—終末」進程。例如，在聖誕的晚禱中有以下禱文：

¹³ 如果教會的崇拜和講道將人類以外的自然環境和生物排除在外，信徒便自然認為創造和救贖只是上帝與人類之間的事，看不見基督的宇宙維度。反過來說，當大地眾生重新成為崇拜的構成元素時，信徒便會逐漸察覺，環境破壞和氣候變化，其實是與救恩對立的力量和權勢，並且與人的罪性息息相關，尤其是人性中的自私、貪婪和冷漠。

「基督，為了我們的緣故，祢顯現為人，我們應為祢獻上什麼？祢創造的每個生靈，皆向祢獻上感恩。眾天使獻上頌歌；蒼穹獻上繁星；賢士獻上禮物；牧人獻上驚嘆；大地獻上洞穴、荒野、馬槽；我們則獻上童貞女母親。」¹⁴

6. 聖餐是崇拜的核心和高點，也是崇拜更新的重心所在。

教宗方濟各認為，聖禮是上帝擁抱大地，並藉以傳達超凡生命的方式。聖餐則是上帝聖化受造物的最高峰，透過參與其中，我們獲邀擁抱世界。即使與公教不同，基督新教不一定認同基督肉身地臨在於聖餐的餅和酒之中，但在新教的聖餐中，作為自然之物的餅和酒也是基督臨在的管道。如此，神聖在凡俗之中，凡俗亦在神聖之中，天地人渾然一體。此時，上帝不是從天上降臨凡間，而是在世界之內展現自己。正因如此，聖餐是教會群體代表整個受造世界獻上的感謝，因為世界臨在於每次的聖餐之中。去世不久的希臘前主教兼神學家薛斯奧拿士 (John Zizioulas) 也指出，藉著聖餐，教會將受造世界獻呈上帝，使之重返與上帝的關係之中。這就是說，聖餐不僅是人與上帝和人與人之間的契通，也同時是人與大地和上帝與大地之間的共融。在氣候

¹⁴ 專研希臘正教的當代神學家塞托克里托芙 (Elizabeth Theokritoff) 指出，因為受造物「指望從敗壞的轄制下得釋放，得享上帝兒女榮耀的自由」（羅馬書八章 21 節），所以非人類的受造物與人類並肩迎接道成肉身的主，甚至帶頭敬拜，為人類樹立事奉上帝的榜樣，都是合宜的。況且，按希臘教父亞他拿修 (Athanasius) 所言，只有人類犯罪背離上主之目的，其餘眾生皆是宣認和服事上主的榜樣。這種禮儀傳統將人類以外的受造物放回創造和救贖之中，使上帝、大地與人類三者的關係不再缺了一角。如果我們的崇拜禮文、禱文、詩歌、講道也加入類似的元素，久而久之，生態意識應深植信徒的靈性之中。

變化下，後者是聖餐需要致力呈現的維度。基督教的利馬禮儀 (Lima Liturgy) 預備聖餐禮儀的禮文是很好的示範：

「宇宙的主上帝，祢是當受讚美的。

祢賜下這餅，是大地的出產和人類勞動的成果，求主使它成為生命之餅。

宇宙的主上帝，祢是當受讚美的。

祢賜下這酒，是葡萄的果實和人類勞動的成果，求祢使它成為天國的美酒。

從前散佈在田野和山邊的穀物和葡萄，現在結合成為枱上的餅和酒。

主啊，求祢亦使教會從世界每個角落聚集祢的子民，領他們進入祢的國。」

7. 結語：

神學的建構與崇拜的更新只能幫助香港基督教參與在正規以外的氣候教育上，成為在氣候議題上賦權 Gen Z 的夥伴，但不能取代正規的氣候教育。不過，鑑於本地學校仍然偏重授課式教育，以測驗和考試評定學生的水平，非正規的氣候教育正好彌補這方面的不足。特別是在教會開辦的學校之中，教會和神學院的介入，可以協助教師賦權學生，讓他們自主探索氣候變化的科學、倫理、文化和靈性層面。

從 Gen Z 不斷為氣候正義發聲的努力可見，教育應是雙向的。除了在學校課程加入氣候教育，聆聽年輕人的聲音，並肯定他們的主體性和話語權，也是全民氣候教育的一環。此刻，正好提醒「教會 — 學校 — 神學院」複合體並未有發揮賦權教育的作用，也顯明香港基督教在神學和崇拜上的不足，盼望教會群體警覺他們在神學和崇拜上的偏頗與不足，並為此作出更新。莫介文兄弟提出上世紀一位最傑出的神學家田立克 (Paul Tillich) 的話：「新教之為新教，在於不斷地向絕對的宣稱提出抗議，即是這宣稱來自基督新教。」當這種狹隘的、個人化的救恩論無力對應由過度的生產與消費造成的氣候變化，並且凌駕其他可能性時，正是基督新教應該顛覆的對象。正因如此，莫介文兄弟在文章中，嘗試提出的神學重構與崇拜更新的方向。在這點上，Gen Z 是啟發教會群體不斷自我更新的夥伴。另一方面，教會群體的神學與崇拜更新，使「教會 — 學校 — 神學院」複合體預備自己在倫理、文化和靈性上回應氣候變化，藉正規以外的氣候教育將 Gen Z 的「顛覆的異議」更多導引向「盡職的異議」和並不危險的「危險的異議」。這正是香港基督教在人類世的使命所在。

最後一篇論文是吳有能教授所撰寫：「從道教信仰談青年的環保與希望」

吳有能教授開章明言指出：「青年是未來社會的主人翁」——世界的未來必屬於青年一代；由是，我們必須關注青年，要為青年創造能夠安身立命，發展未來的優質環境。否則環境破壞，則青年無由發展；那麼便是奢言青年的希望，豈非緣木求魚？

由是，吳教授從青年的安身立命和發展未來的希望，必有賴於優化環境說起；就是從道教的信仰資源，嘗試展現優質環境與青年希望的關係。

1. 從宇宙觀談起

吳有能教授提出：宇宙是時空概念，道家很早表述他們對時空概念的理解。¹⁵ 在道教的諸神信仰中，也充分體現出空間與時間觀念；從空間言，有山川河嶽的自然崇拜；而從時間言，則包含四時與節慶等祭祀；至於我們熟悉的太歲，更是明顯的歲時有關；而六丁六甲，更是時間系統的天干地支的神格化表現。再者，道教宇宙觀，指向環境與希望；人

15 戰國時期尸子說：「四方上下曰宇，往古 今曰宙。」而《文子·自然》也說：「往古 今之宙，四方上下之宇。」尸子與文子都是古代道家，他們都明白到宇宙兩者相關而不相同的概念；宇是指上下四方之謂，而宙則為古往今來之稱；用現代語彙表達的話，宇就是空間，宙就指時間。

與空間的相連接處，就是四周環境；在原始社會，最直接的環境就是自然；而人們觀察外界自然環境，加以反省學習，這就是心師造化，取法自然，所以老子講究人法道，繼而天地，最終則法自然：自然就是根本。

觀察自然，學習自然，道家掌握陰陽大易之理，易講變易，但也講不易；不易為「常道」，變易是「變道」；周易的變與常，不單把握了流變不居的現象世界，也指出恆常不易的本體世界。本體是道，大道看似玄遠難知，隱微難察，但卻借陰陽的運動變化在現象世界展現出來，這就是大化流行；析而言之，大道以陰陽為動力，在時間歷程中形成種種變化，四時行，萬物生；生生不息，開物成務；而易道就是不斷的創生歷程，所以生生之謂易。而無窮的創生，也就是帶來無窮的希望，這就是所謂生生不息。¹⁶

在宇宙間，人為萬物之靈，不但能對外時空環境有所覺知，而更重要是有自省自知的能力；從而展開內在心靈世界，精神世界與靈命世界。道教修道就在於開發吾人的靈命，以期安心立命。而無論自然環境，社會處境，還是在心境都是我們安心立命，發展未來的希望。此刻，吳教授從道

16 統而言之，宇是橫向的空間概念；宙是縱向的時間範疇；宇宙就是時間與空間；而空間為抽象的觀念，在日常生活具體表現為吾人所處的所在；時間則承載大道的運動變化，在生活中呈現為生命相繼，創生不息的希望。大化流行，變化不息，就是在時間的綿延發展的長河中，同時，寄託了生生不息，代代相繼，也就是大道流行，變化不息。是以宇宙在道家思想中并非僅 冰冷的客觀時空結構，更寄託了生生不息，永續發展的希望。

教信仰談環保與青年希望，自應注意自然環保，社會的環保以及心靈的環保，才能全面的為青年拓展前途。

2. 自然環保：

道教的精神資源之中，不乏可以開發出環境保育的思想。首先，《道德經》重視自然，所以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法。既然重視自然，人們就要保育此一自然環境，這樣才能為青年的未來希望，提供最基本的物質性基礎。析而言之，重點有三，我們可以從尊重自然規律，拒絕主宰心態，理解環境是吾人家園，以及體會天人一體，萬物同源並生三方面理解。

2.1 尊重自然規律，拒絕主宰心態：

老子主張效法道與自然，人應尊重自然規律，學習如何與自然和諧共生、共長、共處，這其中道家簡樸生活，尊重生態平衡，而不要過度佔有資源和主宰自然的環保智慧。今日過度開發自然，便是破壞生態。近代的科學昌明，人以透過自己的力量，可以徹底操控和主宰自然；就是過度役使自然，終難逃出自然的反噬。如氣候暖化，環境污染等問題，實與人類過度開發自然有關。道家重視取法自然，要求做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道家這種尊重自然規律的

智慧，追求和諧共生的態度，確有保育自然環境，為青年提供未來的希望。莊子之言：「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一」，

保育自然環境的精神提供了基礎，讓今人能更順利地實踐保育活動。

2.2 環境就是我們家園

道家講大化流行，從形上學表達人就是在大道之中，流行變化，生生不息；而從經驗而言，人生於世間，以自然環境作為居所；陶淵明歸去來辭就曾提到人生是「寓形宇內」，也就是將我們這一身軀（形體）寓居於宇宙之內。至於莊子就更指接將生命的最後歸宿，歸於天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這就明白的表明生命以天地為歸宿的觀念。既然宇宙都為居所，那麼天地自然不過就是我家的環境；人當愛家，也就當照顧這一環境；順此，就能發揮現代愛護自然，保育環境的思想。愛護自然就等於保護祖居，保育環境就等於為子孫萬代照顧好這一家；這樣才能傳諸久遠，子孫永保；這就是永續發展的精神所在。

2.3 同源共生，共存共榮

道家更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是

萬物的來源，而人只是「萬物」之一。萬物同源之外，萬物都是呼吸相關的，唇亡此寒；這就體現從人類中心窠臼中解放出來，人不能只考慮人類的利益，而應善體生態的共存共榮；畢竟破壞了環境，人類也不能獨善其身。總而言之，道家的宇宙觀，展現同源共生，共存共榮的智慧，所以當追求的不僅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而應進而求生態命運共同體，保有生態環境，就保存了眾生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當然也就為子孫萬代保有永續發展的希望。¹⁷

3. 社會環保：衝突與和諧的辯證

當前世界充滿矛盾，譬如俄烏交戰年餘未息，而以色列竟又突然陷入火海。不但生靈塗炭，全球都受到影響。香港也經歷社會動盪，而疫情之後，經濟尚待復常，青年實在需要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才容易追尋希望，發展未來。

道教追求和諧，是從陰陽變化中理解世界的本質。道教將世界視為一運動變化的歷程，陰陽性質本不同，相沖相剋，但卻又能相生相成；懷抱道家智慧，在於懂得如何跟矛盾相處，並能追求更高層次的統一與和諧。道家陰陽辯證的智慧，並非否定矛盾，漠視不同；人當學會跟不同與差

17 道家追求人類社會的和諧發展，更追求自然的和諧共生，儒家講仁愛，自愛而愛人，推己以及人，強調的是大群人生的社會性；道家請循其本，以道觀之，不囿於人類中心的範圍，所以更利於重視自然環境的保育。而能保育自然環境，就能更好的為下一代創造希望。

異相處，道並行不悖；就是說，在面對雙方的不同觀點，大可敬其異，惜其同。並看看有無機會體會對方的優點，甚至從對方學習，這樣差異就不一定造成矛盾，反而更可以是彼此學習，相互成全的契機。

再者，和諧並非一成不變的最高狀態；道兼變常，變就是變易，常就是不易。所以從道觀之，道並非靜止的圓滿，而是動態的發展。善體易道，當非只有靜安一途，而兼有奮發的一面。老子說朝風不終朝，驟雨不終夕。所以幸福無論多寡，就算幸而擁有，也難恆常保有，所以追求確保現狀，難免自欺欺人。更要明瞭老子講無為，並非教人放棄作為，老子講簡樸，也並非要人放棄一切。事實上，老子無為的重點在尊重萬物的本性，所以認為萬物最基本便是依照本性作生存發展。依此本性發展，並依本性得以發展的條件，便能各適其性，各得其所。這並非無為，反而是「為無為」，就是創造實踐（為）出那自然（無為）的狀態。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看似無為，實質上，卻是要因順其本性，因勢利導，發展優勢，所以反而能更有為。畢竟修道不落入特定形式，如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就是不拘於形式，重點在有效上。在複雜多變的現代社會，青年性向不同，材質差異，我們無須限制青年的發展，而應培養兼容並蓄，萬物並作的開放社會環境，只要真能發揮良好的效果，就應容許一切方便，這才能

讓青年的各適其所，各展所長。

4. 心靈環保：

不論外在的處境如何，青年人要處理好心靈環保：即不要讓外在的環境，腐化內在本真，防止心靈污染，創造未來希望。無論是五戒，還是九德都有助於心靈環境的保育。就前者而言，是消極的申論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的修行；就後者而言，呂祖的忠、孝、廉、節、義、信、仁、惠、禮九德，重點在積極呼籲人倫大道。兩者都是防止心靈汙染，強化精神環保的重要基礎，而且都關乎修真度眾的修道關鍵。所謂修行，就是要修正自己的行，改過遷善。進而濟度眾生。修道教人動靜合一，心齋坐忘，專志歸真，上能道通天地，思入風雲變化中。靜也是健動的準備，故下能濟世安民。所以修道一方面是靜斂修心，另一方面是動而濟世。修道是一種重視開發生命的智慧，樂觀積極的人生觀。道教的養生，善養此形體生命；道教也講貴生，從「養生」到「貴生」，讓生命得到正面發揮，優化自我，也優化社會，這就提升社會整體環境，也為青年創造未來的希望。

最後，吳教授以青年如旭日初升，前途無限作總結；強調我們應該為青年的發展，提供優質環境；就是不污染世界，

破壞生態，這才為青年提供未來發展的物質基礎；更當發揮道教救世度人的積極精神，創造和諧的社會環境，讓青年得以發展，開展未來。從而保育心靈，避免內心環境的污染，進而發展美德，提振精神修養。總而言之：自然環境、社會環境與心靈環境三者的保育，必能為青年創造未來，帶來希望。

為我們的年青人帶來希望
讓我們堅忍到底
奮力從心靈環保做起
以至生態環保
保持一份堅忍的信仰
留下一份擇善固執的愛
至死不渝
不必多言……只是默默的耕耘
保持一份堅忍的奉獻
常常在心底留下生命的希望
遇事平安面對而不逃避
懷著處變不驚的態度
順應天意無容私
不要推辭……只是默默的聽天尤命

保持一份堅忍的的抉擇
永不後悔
懷著希望和信心
在愛德的分享中
時時處處感謝天恩
生生死死同頌主榮
分分秒秒勤修義德
永永遠遠力行仁愛
好能明悉天地之大德曰「生」
使自己在生生中自強不息
在明明德中找到真我
常以修身為本
毋忘厚德載物
在見賢思齊中活出至善的仁心
以一體之仁融和在造化之功中
永保心靈和生態的安寧
「心境安寧救世者
今無入息與出息
無欲之身歸於滅
覺者如茲已圓寂」
我人在變化的生命歷程中

體驗生老病死的奧義
自覺覺人的化解物我之執
以圓寂之緣攀登聖山
在真理的智慧路上奔向永恆
無懼生老病死之苦
下能通古今之變
上可達天人之際
活著更肯定生存的價值
「朝聞道夕死可矣！」
再透過「親民」的仁德實踐
「人能弘道」亦能環保
便能在至善之境與道通一



2023



年輕人心中的環保與希望 惜福、報恩、再生、利生：「好心好世界」

釋果毅

大自然與生物之間，原本是和諧共存的，但是，隨著人類生活的方便，物質的富裕，這種和諧美好的關係，已逐漸蕩然破壞。全球環境的變遷，如氣候暖化、空氣水質污染、海平面上升、地層下陷、生態系統改變等等，對我們的生存與健康，都造成極大的威脅。人類對地球的摧殘戕害，也自食惡果，引來了地球的反撲，就在我們近在咫尺的香港，近月更出現五百年一月的「豪雨」。1989年起，全球性環境汙染取代核武競賽而成為世界本日鐘的「末日指標」，從此環境汙染不再只是「髒」的問題，更是「生與死」的問題。¹ 人與自然的互動，理論上而言，兩者的互動關係有四種層次：(1) 人征服自然；(2) 自然征服人；(3) 人與自然共生；(4) 人與自然共死。《巴黎協定》² 所製定的框架，致力將全球氣溫增長控制在 1.5°C 之內，以避免極端氣候變化。然而，有科學家估算，地球升溫將在十年內超過 1.5°C，情況令人擔憂。佛教與生態學在於緣起論的基礎上，佛教建立了獨特的關

¹ 王俊秀、江燦騰，〈環境保護之範型轉移過程中佛教思想的角色——以臺灣地區的佛教實踐模式為例〉，《佛教與社會關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6)，頁 45。

² FCCG/CP/2015/L.9/Rev.1 (PDF).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秘書處，[2015-12-12].

於人與環境關係的理論，這就是佛教的生態觀，其基本特徵集中在「整體論」與「無我論」，反映出佛門的「同體共生」論。佛教的平等生命觀，是尊重一切生命，愛惜一切生命。在眾生平等無有差別的前提下，應該以慈悲心去對待周遭萬物，愛惜一切生命，尊重一切生命的生存權。《聯合國環境方案》裏有一句話：「我們不只是繼承了父輩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兒孫的地球。」³ 隨着環境問題日趨嚴重，以環保教育培養一代人的環保意識，勢必是現代教育的重要一環。

佛教的「同體共生」生態學

在緣起論的基礎上，佛教建立了獨特的關於人與環境關係的理論，這就是佛教的生態觀，其基本特徵集中在「整體論」與「無我論」。「整體論」依據緣起的立場，整個世界處於重重關係網絡中，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整體論是佛教生態觀的首要特徵。佛教論整個世界，是一個相互關係的整體，不能分割。每一個單位，都是相互依賴的因子，是關係的而非獨立存在的。人與自然的關係，相互依持，如此「自利利他、自覺覺他、緣起依他」才可聳立。任意割裂事物間的關係，就不能對其本質有正確的理解。

佛教整體論最集中體現的，是它的全部思想。佛教指

3 [日]池田大作、[德]狄爾鮑拉夫 (Josef Derbolov) 著，宋有成等譯：《走向 21 世紀的人與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頁 303。

出任何一粒極微細的粒子，都蘊含著宇宙的全部信息，《維摩詰經·不思議品》中，有「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的比喻⁴，以極小與極大的對比，須彌山雖大，乃由極小之芥子積聚而成；芥子雖小，積小成變，可形成型體巨大的須彌山，意思是不要輕看任何一項人、事、物，因為每一項人、事、物，不論大小，均可對未來有極大影響。

無我論是佛教生態哲學觀的另一主要特徵，在當代生態學中，非人類中心主義的主張與之極為近似。從緣起論出發，佛教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沒有永恒不變的本質，只是相對的存在，佛教稱此為「空」。空，不是絕對的無，不是沒有，而是說事物不可獨立、永恒存在，不會永恒不變，故空。「緣起」是佛教思想的根本中心，「無我」是佛教的獨特精神，兩者本身已含有倫理的成分。緣起無我不僅架構了佛教思想體系，同時也蘊涵著佛教生態意識的價值取向。

地，是大地的意思。在中國的《周易》裡面，「地」的易像是用坤來表達。坤為地，乾為天。地代表母親，坤卦講「厚德載物」。所以佛陀在講述「地藏菩薩」名號時，指出大地能安住而保持世間一切人事物，一切萬事萬物、樹木華卉

4 《維摩詰所說經》《大正藏》卷 2，頁 85 上。裡「芥子納須彌」的原文是：「若菩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彌之高廣納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初利諸天不覺不知己之所入，唯應度者乃見須彌納芥子中，是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饒魚鱉龜鼈水性之屬，而彼大海本性如故，諸龍鬼神阿修羅等，不覺不知己之所入，以此眾生亦無所饒。……」

都依大地來生長，大地可以荷負一切，忍辱負重。所以從中可看出佛門中認為環境與人的關係是息息相關，「一個不能少」，「地藏菩薩」如大地般，是永遠寬厚地包容、護念、安忍一切生命。

佛教對我執的破除，否定了包括人在內的一切生命存在的實在性，打破了人自身的優越感和在世界中的優先性，是對狹隘的人類中心論的反動。正如著名環境倫理學家、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教授羅爾斯頓所指出的：「過去，人類是唯一得到道德待遇的物種，他祇依照自己的利益行動，並以自身的利益對待其他食物，一種新的倫理學增加了對生命的尊重。……地球自然有內在的價值……地球不是人類的財產而是一個有機共同體，是生命的單元。地球不屬於我們，相反，我們屬於地球。」⁵ 這個問題與人類同自然的疏離緊密連結，它起因於人類中心主義，由此人們把自然僅僅視為一個障礙，或實現其自私目標的手段，因而不斷地尋找利用它或征服它的方法，甚至為一利私利而破壞它。

佛教的宇宙主義觀點，並不把自然視為人的附屬物，而是把人視為自然的附屬，更準確地說，是從宇宙的立場將人視為自然的一部份。佛教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見解，可提供一個精神基礎。在此基礎上，當今人們所面臨的緊迫問題之

5 郭德海：《環境意識的教育——素質教育的重要方面》，《環境教育》，1998年第1期，頁43。

一，是環境的破壞，這是可以解決的，就是解決人的「心」，才可再次保護環境。佛教以緣起論為核心，以整體論和無我論為特徵的生態哲學觀，其理路與當代的生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異曲同工，具有廣闊的對話餘地。這一方面顯示出佛教的當代價值，另一方面，也為生態學與後現代主義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思想資源。

佛教的生命觀

佛教的生命觀，在「平等性」價值取向的意義是尊重一切生命，愛惜一切生命。在眾生平等無有差別的前提下，應該以慈悲心去對待周遭萬物，愛惜一切生命，尊重一切生命的生存權。在緣起論的基礎上，佛教提出了相應的倫理觀念，作為約束、激勵佛教徒日常實踐，提升佛教徒道德品質的工具。這些觀念中的許多內容不乏生態學意義，這主要表現在自然觀、生命觀等方面。人類如果為了滿足大家的想要，消耗了自然資源，破壞了生態環境，就像是借債養債，就像是割了腿部的肌肉來滿足口腹的飢餓，借債養債，負債愈來愈多，剝肉療飢，等於慢性自殺。若不同時周密地注意到保護環境及珍惜資源的措施，就等於為日後人類的環境到處埋設了地雷。

根據經典記載，佛陀誕生於無憂樹旁，苦修於雪山之麓，靜坐於尼連河畔，成道於菩提樹下，涅槃於婆羅樹間，帶領一千二百五十個常隨弟子赤足行化在恆河兩岸，隨緣安居於林間樹下，並且以戒律約束，促使弟子們秉持慈悲正念，保護山林環境，如《梵網經》云：「若佛子！以惡心故，放大火燒山林曠野，四月乃至九月放火。……一切有生物，不得故燒，犯輕垢罪。」⁶。這是一種在體認緣起基礎上的「同體共生」的心靈境界和精神超越。由此，我們對一切眾生的慈悲、尊重和關愛，由人而及萬物，無私無求。「佛教的生態理念主要表現在：第一，承認萬物皆有佛性，都具有內在價值，這就是『鬱鬱黃花，無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第二，尊重生命，強調眾生平等，反對任意傷害生命，因而提倡素食，認為『諸罪之中，殺罪最重；諸功德中，不殺尤要。』」⁷

羅爾斯頓有一段話論及佛教的禪、生命和環境資源可以互為增上的關係，帶給我們不少的啟示：「禪宗佛教有一種值得羨慕的對生命的尊重。東方的這種思想沒有事實和價值之間或者人和自然之間的界限。在西方，自然界被剝奪了它固有的價值，它只有作為工具的價值，這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發展而增加的價值。自然界祇是人類開發的一種資源。但是禪學不是以人類為中心的。它不鼓勵剝削資源。佛

6 《大藏經》第24冊，頁1006上。

7 李培超：《自然的倫理尊嚴》（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頁234。

教使人類的要求和欲望得以純潔和控制，使人類適應他的資源和環境。禪宗佛教懂得，我們要給予所有事物的完整性，而不是剝奪個體在宇宙中的特殊意義，它懂得如何把生命的科學和生命的神聖統一起來。」⁸

佛教環保的實踐：惜福、報恩、再生、利生

惜福、報恩：

福，通常指福份、福氣，是享受幸福生活的命運。佛教依據不斷向上追求解脫的立場，認為惜福也是一種獲得解脫的行為，強調要正確對待自己的福份，主張即使有十分福氣，也祇能享受二三分，甚至主張以惜福代替幸福。惜福就是要珍惜福氣，這要求人們正確對待消費、享受，節約衣、食、住、行等一切生活資源。合理使用和積極保護自然資源，樹立正確的、適度的、節約的消費觀。自然資源的浪費及自然生態的破壞，原因是人類貪便利、貪財富的心理所造成，如果能夠實現佛陀所說「少欲知足」，「知足常樂」的遺教，我們只要願意用智慧的頭腦來處理問題，用勤奮的工作來從事生產，不用人與人爭，不用人跟自然爭，就會過得非常快樂。台灣法鼓山聖嚴法師曾一再提醒：「我們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卻太多！」

8 邱仁宗主編：《國外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頁252。

再生、利生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陳式宏學校（下稱式宏家）有關環保教育的推廣為例，分享有關年輕人心中的環保與希望。式宏家參加了一項名為「DreamStarter 啟夢者計劃」⁹，該計劃為學校提供一個很好的平台，讓我們式宏家的孩子宣揚和發揮「環境保護」的信念，為地球的未來努力。

式宏家「DreamStarter 啟夢者計劃」共有 47 個夢想項目，它們與聯合國為未來提出的 17 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有關，是為共創永續社會安定下的夢想。式宏家共有 26 個項目與環保有關，同學們都希望能做到「源頭減廢，減少浪費」，宣揚「環境保護，人人有責」的信念。

香港人每日丟棄 43 噸發泡膠盒，問題值得關注。同學們期望制定一個鼓勵計劃，藉此鼓勵市民在餐廳叫外賣時，能自備環保餐盒。式宏家同學們透過綠色和平的「尋找走塑食堂」計劃，親身與學校附近的餐廳店主溝通，邀請餐廳成為走塑友善的餐廳，貼上「全城走塑」貼紙，讓走塑支持者認出走塑食堂。

式宏家同學們更成立減塑者聯盟，靈感源於一則關於

9 DreamStarter 是一個全新的社會創新教育。透過一個體驗式的尋夢之旅，希望從小培養學生價值觀，運用創新思維為社區帶來改變，從中學習企業家精神，懷着信心解決問題，迎接未來的挑戰。

一條受困於泰國運河的領航鯨新聞，領航鯨經獸醫連日搶救後不治，最後發現牠的胃內有 80 個膠袋，令牠不能進食致死。原來塑膠垃圾不單影響海洋生態，更直接影響人類的健康。同學希望減少塑膠垃圾污染，使用天然的清潔用品代替膠粒磨沙用品，製作環保飲品外賣袋代替塑膠袋，由自己做起，為環保出一分力。同學們獲邀到生活書院架設攤位，義賣「自家製作」的香皂。

颱風山竹過後，催毀了香港四萬六千多棵樹木，塌樹的歸宿不應是堆填區，它們可以雖死猶生，就讓我們延續它們的生命。為解決塌樹帶來處理垃圾的問題，式宏家兩組同學組成塌樹「延生」攻略，成立樹木小先鋒，希望把塌樹設計為有用的物品，轉廢為用。式宏家希望喚醒香港人愛惜樹木，珍惜環境，做到真正與樹共融。他們到香港碩果僅存木廠參觀各學習，希望能協助賦予樹木「第二生命」。

以上活動正合乎香港「慈濟環保共行館」，所遵從「7R」法則，包括尊重萬物（Respect）、盡可能維修使用（Repair）、回收再用（Recycle）、拒絕使用即棄塑膠產品（Refuse）、從源頭減量、減少過度消費及包裝（Reduce）、重複使用（Reuse）、重新思考如何減少廢棄物（Rethink）。希望人人建立『降低物欲、提升愛心』的共知與共識，以具體行動

自愛、愛人、愛大地，才是解除地球危機的靈方妙藥。¹⁰

「好心好世界」-- 心靈環保

佛教所謂「心淨則國土淨」。我們人類所生存的環境，不只是生物的自然，它是同時反應出人的道德自覺與宗教實踐的「人化自然」。佛教的教義，素來重視淨化我們的內心，掃除貪、嗔、癡三毒，使心靈解脫自在。「心靈環保」的環保理念，是建立在《維摩經》（佛國品）中的淨土思想之上的，淨土是菩薩善行的果報，它的實現在根本上依賴眾生的努力。

中國佛教特別重視提升自身的道德修養，改善自己的行為，創造人間淨土，這就是《維摩詰經》所倡導的眾生心淨則佛土淨的理念。禪宗更將其發揮為淨土在世間，莫向西方求的思想，重視現實世界的價值及其改造。佛教的生態意識，重視脫離以人類為中心的思想，向生命中心乃至生態中心的環境倫理邁進，從而將人類的道德關懷從人類自身擴展到多種生物甚至是整個自然界。環保理念的落實到位，還須從家庭環保、社區環保等做起，而佛教「心淨則行淨，行淨則眾生淨，眾生淨則國土淨」的思想則啟示出生態意識最終要歸向於每個人的心靈環保。

「心靈環保」的意思是指對環境衛生的保護，以及人類生存空間的維護。為什麼要講「心靈環保」呢？因為環境的污染是由人造成的，「環境」本身不會製造任何污染，植物或礦物也不會為人類環境帶來污染。唯有人類會製造髒亂，不但污染物質環境更是污染精神環境，從語言、文字、符號，種種形象以及各種思想觀念等都會為人類的心靈帶來傷害。物質環境的污染不離人為，而人為又離不開人的「心靈」。如果人們的「心靈」清潔，則我們的物質環境不會受到污染。無論是人類、動物、植物或昆蟲，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若我們能「好心」了：隨手關燈、關電腦、拔掉電源，節能簡碳，珍惜地球資源，「好世界」才不會從地球上消失喔，因此「好心才有好世界」。

在萬物緣起而有和互相依存的理論基礎上，佛教還提出「知恩報恩」的主張。在應報的多項恩德中，有互相聯繫的兩項是報「天下恩」和「國土恩」。「天下」，相當於世界；「國土」，即所在國的土地。天下和國土是眾生的住處，生存的環境。眾生因獲得天下和國土中的自然資源與社會資源而生存，當知天下和國土的恩德，尊重、敬畏、感恩天地，盡力報恩。當代佛教提倡信徒積極參與環境保護，植樹造林，美化環境，保護自然資源，竭力避免自然資源的透支，這也是報天下恩和國土恩的具體實踐。

¹⁰ <https://tzuchiaac.org.hk/>



2023



天主教環保與希望

建築師及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畢業生
蔡錦龍

I. 背景

在環保的議題上，在過去十年間不斷探討及發展，由地球高出兩度溫度便造成不可逆轉的地球暖化情況，及至地球公民可以如何參與減少地球暖化，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如何多管齊下，各種形形色色的建議密鑼緊鼓地進行：減少廢物、廢物重用及再生、溫室氣體減排、可持續能源的使用、自然保護區的設立、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清理環境及海洋、減少使用一次性塑料產品、選擇環保友善的產品和服務、減少「碳足跡」、控制「碳排放」及進行「碳交易」、推行「碳中和」、「可持續消費」、「永續發展」等等。聯合國更加推動 17 個可持續發展目標，期望涵蓋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市民生活、商業行為、社會運作等各層面都可盡一分力，為環保這個大議題作出一點貢獻。環保是一個全球性的挑戰，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合作，可以更好地應對環境問題，為地球的未來帶來希望。

天主教在梵二大公會議之後，以嶄新的現代教會面對世界，尤其關注與時並進及與世界接軌。在現時代環保這個大議題下，教宗方濟各在 2015 年 6 月 18 日頒布《願祢受讚頌》“LAUDATO SI” (LS) 通諭，目的在加強及鼓勵天主教在這個世界環保議題上的參與及支持。教宗在通諭中提出：「這將有助於提供一既尊重人類在世獨特位置，又尊重我們與四周環境關係的生態保護途徑。」(LS15) 希望在天主教內大力推行保護地球，並以世界領袖的形式呈現給其他世界公民，傳遞我們每人都有責任保護地球的信息。教宗在通諭中強調：「氣候變遷是全球性的問題，嚴重影響：環境、社會、經濟、政治及資源分配，是目前人類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LS25) 教宗方濟各在 2023 年 10 月 4 日頒布《請讚頌天主》“LAUDATE DEUM” (LD)，再次強調地球面對臨界點，環境改變增加不公義的情況，特別在醫療保健、就業、資源分配、房屋、被逼遷徙等方面，造成技術官僚政治論的境況變化，指出國際政治的失衡，全球氣候高峰會的失敗。「技術官僚政治論可能將我們與周圍的世界隔離開，欺騙我們並讓我們忘記整個世界是一個接觸區。」(LD66)

青年人是世界公民的重要成員，歷代教宗強調世界青年的重要性，特別推行普世青年節（世界青年日），讓青年人成為教會的新動力，積極參與，身體力行地更新教會，

除了增添教會的活力以外，更為未來教會方向發揮舉足輕重的支持。教宗在通諭中表示：「自然環境屬大眾的福祉，是整個人類共同繼承的產業，也是每一個人的責任所在。」

(LS95) 青年人如何回應保護地球這個環保使命呢？他們的具體行動與教會的目標如何配合？

II. 教宗的教導

天主教將環境保護視為一個道德和宗教問題，並呼籲人們以更可持續的方式生活，以保護地球和未來世代。在最近三屆教宗的任內，逐步提升環保議題的重要性：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Pope John Paul II)

- 他強調環境的重要性，在講話和文件提到環保和生態的問題，並鼓勵人們以負責任的方式管理地球資源。
- 他關心工業化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造成的環境影響，並呼籲國際社會更多關注這個問題。

教宗本篤十六世 (Pope Benedict XVI)

- 特別關注環境問題，強調人類對環境的責任。

• 在 2009 年的通諭《愛的關懷》(Caritas in Veritate) 中提到，環境問題與社會正義和全球發展緊密相關，呼籲人們採取更環保的生活方式。

教宗方濟各 (Pope Francis)

• 關切環境和生態的立場而聞名。在 2015 年發表的教宗環保通諭《願祢受讚頌》中，呼籲全球關注環境議題，特別是氣候變化和生態破壞。在這封通諭中將環境議題視為一個道德議題，呼籲全球行動以保護地球和幫助最弱勢的人。

• 使用「生態的罪」一詞，強調對環境的損害是一種罪行，需要悔改和改變行為。

• 主持一系列與環保和氣候變化有關的活動和會議，包括環保的全球峰會。

• 《請讚頌天主》中呼籲生態皈依。

• 這道勸諭取名“請讚頌天主”，“因為一個妄想取代天主的人會成為對自己最危險的人”(LD73)

III. 上主的創造

天主教的神學觀，以上主為宇宙萬物的創造者，人類被賦予保護和管理大自然的責任。《創世紀》2:15 及 1:31，強調上主創造並宣告它們為好的事實，要求我們看守和照料大地，這是神聖的使命，成為地球及環境的守護者。《聖詠集》104:24-25 強調上主創造的豐富和智慧，我們應以敬畏之心對待祂的創造。《羅馬書》1:20 表示透過觀察自然界，我們可以更好地認識上主。《馬竇福音》22:39 耶穌教導愛人如己，通過環保行動可以修復受損的創造。

在天主教教義中，強調了社會正義和關懷弱勢群體的價值觀。環境問題不僅僅影響到自然界，還對最貧困和最脆弱的人們造成了巨大的影響。氣候變化、環境污染和自然災害可能使那些無辜的人們失去家園、食物和生計。因此，環保被視為一種對社會正義的追求，關懷環境是對弱勢群體的一種表現，並且具有道德和宗教的正當性。環保有助年青人的靈性成長及體驗到上主的存在，包括戶外祈禱及自然靜默，加強信仰生活，通過大自然更深入了解神的榮耀。環保教導節制和謙卑的價值觀，減少對自然資源的過度消耗及浪費，提醒所有事物都屬於上主。大自然是一位教師，教導敬畏及對未來的期待，為未來的美好而努力，理行共同

負擔環境，積極參與綠色倡議及環保項目，包括氣候變化、生態系統的重要性以及可持續發展、年青人的環保行動不僅反映了他們對地球的關愛，還為全球社會提供了一個更加環保和可持續的未來展望，使地球更像天國充滿公義及和平。

IV. 青年關愛行動

本文提出青年在環保運動的角色，其實際行動及對社會的重要性：

1. 青年培育

教宗警醒我們：「我們基督徒有時會錯誤詮釋聖經，這的確不容否認。即使我們是按天主的肖像受造，並被賦予管理大地的權利，然而我們必須大力反對人類有絕對權力操控其他受造物的想法。」(LS67) 青年人與大眾一樣，承擔着地球未來的命運，世界環保的議題，深切關聯他們這一代與未來數代人的生活。青年培育的重要性，是要承先啟後及傳承人類命運的責任，讓青年人成為現在及未來世界發展的參與者。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EP) 於 2017 年創辦「地球衛

士青年獎」，為年輕青年領袖、變革者、企業家、科學家、工程師和活動家，提供一個挽救及建造美好地球的建設平台，強調青年的創新及幹勁，以尋求應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喪失和環境污染這三個地球嚴重危機的有效解決方案。「地球衛士青年獎」是由上而下推動的典範，提供方案卻是由下而上的動能，讓青年人對世界有敏銳的認知，有更大的創造空間，及以自身的認知及知識，因應社會的困難及已有或正在研發的高科技或低科技，配合生活所需而提供解決的方案。這種讓年青人發光發熱，並以資源支持他們的發展項目，從而為整體社會提供更大裨益的解決方案。以實際行動讓理論活於現實，使環保方案來得更實際。方案本身去卻征服大地的概念，而與大地和平共處為根。充分反映通喻中：「我們再加個論點為反對人類蠻橫霸道，及不負責任地主宰其他受造物。其他受造物的終極目的不存在於人。」(LS83)

在香港本地有關注環保的各個機構積極推行「青年環保領袖」、「青年環保大使」、「青年氣候峰會」、「青年交流會」等以青年人為中心的活動，讓青年有向上流的機會，使他們成為環保焦點的主群體，從而讓他們透過朋輩間的推力，將環保這個社會各層面都關注的議題滲入工作、家庭及個人的生活層面，以他們充滿活力及創意的媒介、手法、表達、形式及活動類型、將世界大議題本地化，從而不離地務

實推行改變。一些以青年為主的機構，甚至推出政策以全面覆蓋環保的推行。例如青年協會提出多方面的框架，包括：遵守法規、防止污染及節能減排、減少消耗資源、綠色採購、環保建築、溝通與夥伴關係、職員培訓、環保教育。他們全方位的構建，與教宗在通諭中的意向：「任何整體生態學的界定，都不會將人類排除在外，所以在探討整體生態時，必須考慮到勞動的價值。」(LS124) 作為一個青年機構，營運工作的各個層面關注生態保育，是個積極可取及值得推崇的理念。

2·青年主導

教宗在通諭中提出「必須建立一個規範性的制度，以設定明確的界限。」(LS53) 一些對未來充滿理想的青年環保先驅，主動積極地身體力行地創建環保機構，其中的表表者包括青年環保公司，以個人的力量到住戶直接收集可回收重用的廢物，及至組織家庭主婦或青年做回收專員，使環保的運動更具積極性，讓潛在的動力得以充分發揮，形成一個嶄新的環保生態隊伍。這種新的蝴蝶效應，讓旁觀者感到環保的可塑性，讓參與者感到環保的使命感。環保可以不只是被動的參與，而是主動的投入生命。本地青年環保的活動形形色色，「青年自然生態導賞」及「低碳本地遊」符合

本地人喜歡實地考察的理念，讓參與者可以深入淺出地理解宏觀的概念與落實的保育，並可推而廣之讓更多親朋參與活動，以輕鬆的手法強化對環保的信念。「種樹日」更可親手為大自然送上綠色的祝福，認識生物多樣性的重要，並使個人與大自然融為一體。通諭中強調：「某些個人和團體展現出的創意和主動真令人讚賞，針對環境的局限性，他們減緩四周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又學習在混亂及不穩定中調整自己的生活。」(LS148)

3·青年教育

「耶穌能夠邀請其他人關注世界上的美麗，因為他自己不斷接觸與大自然融為一體，賦予它充滿喜愛和驚奇的吸引力。」(LD64) 教宗非常重視教育的動力：「生態教育可以在不同的境況下進行：學校、家庭、媒體、慕道班和其他地方等。」(LS213) 有些青年團體在教育層面作出貢獻，例如在校園推行「校園環保教材」，讓學生直接參與及理解環保的因果，使他們在學習過程中培養環保的生活態度，並且明認環保是可行的及實際的生活方式。以環保物料作為教材，以廚餘作為校園種植區的肥料，而具有團體性的「夏令營」更可增強環保活動的團體感。在環保教育方面更強加對環保的認知，讓青少年主導教育項目，鼓勵更純粹的環保生

活模式。教宗鼓勵「我深信若欠缺動機和教育，改變就無法成就，所以最後我將提供一些取材自基督信仰靈修寶庫並深具啟發性的人類發展指南。」(LS15)

4. 走入社會

教宗警醒社會：「如此逃避推諉如同一張許可證，同意繼續目前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消費模式。這就是人類處心積慮，縱容自我毀滅之惡行。」(LS59)因此在通諭中表達：「因為這是消費者運動藉著抵制某些產品時得到的成果，成功地改變商業運作的方式，迫使它們檢討其對環境的影響和生產模式。」(LS206)因此社會層面的環保參與非常重要。年青人組織及舉辦各種環保活動，「環保交換日」是最受歡迎的活動之一，這種新的共享文化，以物亦物的形式重塑人與人最基本的互相支持理念。這種重視物品的生命力，間接抵制盲目的「消費主義」，使生產商推動廢物上流的產品，社會對物品的價值重新定位，廢物利用的價值備受推崇，從而影響整個商業形態及價值觀。

教宗重視「當自由而有意識地度著節制的生活，那就是釋放。」(LS223)「共享資源」提出共享生活，在環保層面中充分利用資源的分配，並且在過程中加強個人與個人的

關係，使得生命更有人情味，而「工作坊」舉辦，嘗試將各人的心得共享，讓更多人能有效地參與及推動環保的可能性，在生活層面互相支持及鼓勵，使環保生活更有親和力。「最有效的解決方案不僅來自個人努力，但最重要的是來自國家和國際層面的重大政治決策。」(LD69)教會和社區在支持年青人的環保努力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教會提供教育和倡議的平台，鼓勵信徒參與環保活動。社區則可提供支持和資源，使環保行動更具效力。教會和社區應該更加積極地參與環保運動，以鼓勵更多年青人參與環保團體等，將環保議題推向更高的議程。

以上的各種環保案例，是年青人積極推動及參與這個世界環保運動的部份貢獻。

V. 國際倡議

世界「正搖搖欲墜，也許已接近崩潰的邊緣。」(LD2)教宗號召共同負起責任，在2023年11月7日全球天主教團體聯手，要求在杜拜舉行的COP28會議上採取大膽的氣候行動：

- 1) 建立全球盤點系統 (Global Stocktake)。

2) 修訂並加強國家氣候計畫國家自主貢獻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3) 制定全球再生能源目標以擺脫化石燃料。

4) 修改全球氣候融資活動。

5) 就公共資助活動達成協議，以補償受影響社區的氣候變遷損失和損害。

6) 啟動全球目標調適 (Global Goal Adaptation) 基金架構。

VI. 總結

「如果沒有文化變革，沒有社會內部生活方式和信念的成熟，就沒有持久的變革；沒有個人變革，就沒有文化變革……個人、家庭和社區的習慣正在發生變化，引發了更大的關注……我們正在幫助實現社會深處的巨大變革進程……」(LD70) 在天主教信仰的指引下，年青人心中的環保與希望具有深刻的意義。環保是對上主創造的敬意，是對社會正義和弱勢群體的關懷，對未來跨世代的愛和承諾。透過信仰的力量，教育的啟發，實際行動和全球合作，努力

實現一個更可持續的未來，為地球和所有生命形式帶來希望。年輕的天主教徒的環保行動不僅僅是一個運動，更是一種宗教信仰的實踐，也是一種對上主創造的敬意，希望能夠為子孫留下一個更美好、更健康的地球，這種承諾賦予他們希望和動力，讓我們堅守在環保事業的前線，提供一個可持續的未來的可能性。

教宗方濟各提問：「我們想給子孫和正在成長的孩子一個怎樣的世界？」(LS160)「我鼓勵其他宗教的兄弟和姊妹也應該這樣做，因為我們知道真正的信仰不僅給人的心靈帶來力量，而且改變生活，改觀我們的目標，並闡明我們與他人以及整個創造的關係。」(LD61) 讓我們積極支持年青人的帶領，讓他們成為我們現在及未來的領袖，帶領我們邁向一個更綠色及更環保的新未來。

參考

- <http://env.ymca.org.hk>
- <https://hk.news.yahoo.com/6成青年拒出錢響應綠色生活-嫌貴嫌麻煩成最大阻力-052219499.html>
- <https://laudato-si.catholic.org.hk/?p=185>
- <https://sst.hkfyg.org.hk/> 青協的可持續發展 / 環保政策 /
- <https://www.ccinnolab.org/zh/lcoyhkteam>
- <https://www.hk01.com/18區新聞/931821/綠色青年環保交換日-梁文廣讚以物換物減少浪費>
- <https://www.hk2050isnow.org/> 青年環境大使計劃 /?lang=zh-hant
-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07/13/P201507130933.htm>
-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6/02/P2019053100399.htm>
- <https://www.unep.org/youngchampions/es/node/232?%2Fnode%2F232=#:~:text=地球青年士于,新和青年的干%E3%80%82>
- <https://www.unep.org/zh-hans/xinwenyuziyuan/xinwengao-23>
-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benedict-xvi/en/encyclicals/documents/hf_ben-xvi_enc_20090629_caritas-in-veritate.html
-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apost_exhortations/documents/20231004-laudate-deum.html
- https://www.vaticannews.va/zht/pope/news/2023-10/pope-laudate-deum-text-exhortation-apostolic-crisis.html?fbclid=IwARlgMJN7_XOoMP471CEfp2IXxaWmNoNCSaGnE_1yAf9IkvzH6jrXOOt2CMM
- <https://youtu.be/PzgZSU8S6r4?si=LIsqkW1qcdMW14DW>
- The Laudato Si Action Platform, The Laudato Si Movement, Caritas Internationalis (2023), Press Release: Global Catholic groups join forces to demand bold climate action at upcoming COP28 in Dubai, 7 November 2023, Rome.



2023



與年輕人談環保與希望 —— 孔教儒家的基本觀點

孔教學院 湯恩佳院長

一、總論

在西方文化主導下，人類已經偏離了「正德、厚生、利用」的正道，走上了天人對立的道路。人類中心主義、私己主義、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的氾濫，導致了嚴重的生態危機。現代文明，為人類創造了豐富的物質生活，然而，同時也帶來了許多問題，包括環境污染、人口激增、資源枯竭、沙漠化擴展、核武器威脅、大氣層破壞、臭氧層破壞、全球氣溫上升等等，令人憂慮不已。人心的迷失，人心的受污染，恰恰是自然環境遭到無情破壞的元凶。

從認知而言，孔教中的「民胞物與，天人合一」、「敬天愛物，厚生利用」的生態文明觀，為人類的未來指明了方向；從行動而言，「取之有度，用之有節」、「道德修養、教育推廣」，都是必要而可行的實踐。我們深信，只有真切按照這些原則，思考我們的生存，發展我們的社會，未來才有希望——也就是年青人的希望。

二、民胞物與，天人合一

孔教儒家明確主張：「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程頤《二程全書》）。我們深知，人類不能獨立地生存，而總是與萬物共存共在，息息相關。不幸，我們面對的現實卻是殘酷的，隨着不仁者不斷增加，萬物一體、相互依存的局面已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例如：大量排放工業廢氣，破壞了保護地球萬物的臭氧層，產生溫室效應等，導致全世界的冰川逐漸融化，水平面上升。當自然環境受重大破壞而無法恢復，人類存亡繫於一旦，威脅迫在眉睫。

孔教儒家一直強調「天人合一」的關係。《易經》中講到了三才之道，將人放在中樞地位，連繫天地。天之道在於「始萬物」基本法則是陰陽；地之道在於「萬物」，其基本法則是柔剛；人之道在於「成萬物」，基本法則是仁義。

就在此認識之上，宋代理學家張載在《正蒙·乾稱篇》中提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個命題，認為宇宙是一個大家庭，是屬於所人——包括成人和年青人的。而天地是父母，人類都是我的同胞，萬物都是我的朋友。事實上，「天人合一，民胞物與」早就成為孔教儒家思想中最基本的信念之一。此信念不僅強調了人與自然的關係，也突顯了人類之

間的相互依存和相互關聯。

若要處理和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必先擺正我們心中的認識。人心環境與自然環境，如出一轍。對此，孔教「天人合一」的生態環境理念，即能夠引導人們正確辨明和處理人與自然的各種關係，都是彼此利益的，在人類社會中建立起正確的生態觀念與強烈的環境意識：思考如何在發展人類社會之際，同時促進自然環境的良性平衡。

三、敬天愛物，正德共榮

人類在近代，由於科技的進步，改變自然界的能力增強，不時以主宰者身份開發及破壞自然，已超出自然的承受範圍，造成了生態失衡，為禍不淺。

《周易》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孔教儒家認為：天地萬物各有其位、各有其道，它們之間的秩序，是構成生命共同體的基礎，若得到自然發展，便能達致生態平衡，而生命亦因此得以延續。不過，正如《周易·否卦》中所說：「其亡其亡，繫於苞桑。」一旦桑樹枯萎，蠶也會因失去食物而死亡。可知，宇宙萬物，共生共榮，關係錯綜複雜，生態系統之平衡，不容破壞，只要稍一不慎，便使萬物陷入混亂和災難之中。是

故人的生存和發展，必須保持誠敬之心，「敬天」就是其中的關鍵，而「敬天」的關鍵，在乎人心。

人心，即是天地萬物之心，離開了人心，天地萬物就會失去意義。如孔子主張「泛愛眾」，而孟子主張「愛物」，這兩種理念都是以愛心對待自然萬物。事實上，人類應該將自己融入到自然萬物的生態系統中，明白“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真義。

當一個人擁有「仁愛」之心時，就會關心愛護他人，促進他人的幸福；當以這種心態來看待自然，就能尊重、保護自然，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同時，這種「仁愛」之心也可以推及到萬物，促進萬物的生長與繁衍，營造良好的生態環境。孔教儒家相信，讓萬物各得其所，各得其生，人民各得其養，這才是“仁道”的真正體現。

對此，孔教儒家特別提出「正德、利用、厚生」的理念，正面引導我們處理人與自然關係。其中，「正德」指的是天地「生生之大德」，即天地生養萬物之道，這種天地的大德與人性善的「仁」是相通的，與「親親」、「仁民」、「愛物」是相通的。若從消極而言，每當我們看到萬物處於「哀鳴」、「摧殘」、「毀壞」之時，就會產生「不忍」、「憫恤」、「顧惜」

的心情，使我們重新省思自己，糾正自己行為上的疏失和錯誤。

天德流行，人心便是。我們深信，仁愛之心，必然推及至宇宙萬物。孟子的「仁民而愛物」，張載的「民胞物與」，程頤、程顥的「仁者渾然與物同體」都是這種偉大思想的體現。而唯有實踐儒家所提出的「正德、利用、厚生」理念，人與自然才能共同繁榮發展，真真切切落實“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四、取之有節，用之有度

在現代社會中，隨著人類活動的不斷擴張和經濟的快速發展，對自然資源的過度利用和破壞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這是我們和年青人都要共同面對的，這當中的核心，就是中庸之道所強調的節制和適度問題。

《禮記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以「中和」的原則推開去，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宇宙間一切事物之間，都能按「中和」法則而擺正其位置。唯其如此，則天地萬物「各得其所」，生生不已。我們也很重視「時」的原則，即從隨時

運行的觀念上去把握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是變通的，而不是墨守成規的。

孔教儒家的理念認為，人類社會的各種資源，都是通過勞動向大自然獲取的。我們深信，天地萬物，就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若破壞此基礎，與傷害自己無異。因此，我們必須以友善、愛護的態度對待天地萬物。孔子曾說過：「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里仁》）這正正深刻說明儒家強調道德原則和正確方式獲取資源的重要性。

事實上，儒家並不禁止或絕對地反對殺生，只是認為應根據不同的時令，對自然界的資源進行區別對待，反對浪費資源，防止違時獲取和過度利用。如：周文王在臨終前囑咐武王加強山林川澤的管理。而《逸周書·大聚解》提到：「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孔子又言「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孔子在他自己的生活，一向是「釣而不網，弋不射宿」。這些都是真真正正可實踐出來的。

孔子說過：「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又說：「啟螯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孔子家語·弟子行》）

從中可知，儒家的生態倫理思想，早已突破了固有的家庭與社會倫理思想範疇，由家庭、社會進一步拓展到生態自然，完成了「親親、仁民、愛物」（《孟子·盡心上》）倫理邏輯發展的軌跡。

儒家所謂的「利用」，是在「正德」的基礎上提出的，即要從仁愛之心出發，對萬物的「利用」要符合道德原則。同時，「利用」的目的是「厚生」，即是既有利於人的生命，也有利於自然萬物的生命。因此，就必須「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此外，在孔教儒家看來，一旦有一種物種失去了它應有的生存環境，就會影響整個生態系統的平衡，這時人們應該通過自己的行動，尤其是節約和克制，來彌補這種失衡，去回復自然的正德。如世界各地的休漁措施，正是這一思想的體現。

五、道德修養、教育推廣

在近現代工業社會，人口猛增，貪欲膨脹，為滿足人類的無止境消耗，不斷過度開採資源，造成枯竭，早已完全壓破了大自然承受的界限。

孔教儒家倫理的從愛人到愛物，天不違人，人不違天的

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主張，將人們對生態環境的珍視上升到道德要求的最高層次，有助於改善人與自然的關係。在當今的社會中，人類必先深刻認識並反省：我們的行為對自然環境已造成了巨大的破壞。這肯定是一種可怕的「自私自利」，嚴重違反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黃金定律。因此，環保問題，其根本是心靈問題，也就是道德問題。

孔儒思想中，強調人與自然的關係，也強調人類內在精神的修養和提高。只有通過道德提升和文化自覺的培養，我們才能真正意識到人類與自然的關係，樹立正確的生態文明觀和可持續發展觀，從而為地球家園的可持續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和支持。重視人類本身的精神層面，是重要的第一步。

無庸置疑，我們仍需要大大加強儒家文化有關自然生態環境的教育及其普及。此一生態教育，不僅僅是專門的技術教育，更應該是一種全面的素質教育，包括儒家的道德倫理教育、中庸之道的哲學人文教育等等。全面而系統學習孔教的生態環境思想，可以領悟到「生態和諧」的真諦，從而把握「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儒家的生態倫理思想以及所提倡的「取之有時，用之

有節」的理念，對我們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時提供了重要的指導。而我們應該向大眾，包括年青人，灌輸、深化相關認識：根據自然資源的實際情況，採取科學的、可持續的方式獲取和利用資源。個人如是，家庭如是，國家如此，世界如是。只有這樣，人類與自然才可生生不息，互相促進繁榮。

教育之外，我們亦需要採取一系列措施來保護環境和生態，包括但不限於：減少污染物排放、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推廣可再生能源、加強環境監管、推動環保法律法規的實施、加強環境教育等等。這些措施的實施需要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團結一起，共同努力，合作協調。

只有通過實際行動，確立觀念，傳承教育，人類才能長久地保護好我們居住的星球，共同創造出一個綠色文明、繁榮和諧的新世界。我們深信，全人類必須一致行動，才能實現人與自然的共生共榮。

小結

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孔子講「天生德於予」，正是講人的道德境界的提升，才能立於天地之間；而孔子德配天地，承擔著創立、傳承儒家道統的歷史重任。這些都從正面論證「道德」在人之所以生存的重大作用。有德之人，才

能挺立於天地之間，反之，就是自討滅亡。而自古至今，孔教儒家總以道德修養作為達至天人合一境界的方法，是從根本上避免生態危機，是切實可行之路。

我們確信，「天人合一」思想正是人類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基石。唯有通過深入理解和實踐這一思想，才能真正意識到人類與自然的關係，從而為地球家園的可持續發展，貢獻我們尤其年青人的力量。

道德，築造我們的未來。



2023



綠色行動 點燃希望

中華回教博愛社
楊興文 教長

綠色是植物的顏色，在中國文化中還有生命的含義，可代表自然、生態、環保等，如綠色食品。綠色因為與春天有關，所以象徵着青春，也象徵繁榮（取自枝繁葉茂）。

學者們解釋說，綠色有許多象徵性的意義，綠色代表清新、希望、安全、平靜、舒適、生命、和平、寧靜、自然、環保、成長、生機、青春、放鬆。在性格色彩中綠色代表和平、友善、善於傾聽、不希望發生衝突的性格。綠色還有無公害，健康的意思。因此，現代人多採用綠色為環保顏色，如綠色運動、綠色和平等諸多的環保組織，旨在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大自然。

眾所週知，穆斯林最崇尚的顏色是綠色，所以傳統習慣以綠色代表伊斯蘭。伊斯蘭的綠色象徵，是對穆斯林的提醒：要愛護生命，珍惜自然物質，保護生存環境。當然，伊斯蘭的代表色絕不是為了迎合時代需要，而是從伊斯蘭誕生的那一天開始，就己成為伊斯蘭文明的標誌，是對抽象的信

仰精神具體化的表現。創造主安拉造化人類，並且賦予在大地上的使命，包括和平、公正、健康、繁衍和環保等，這些使命可見於《古蘭經》與聖訓的教誨，穆斯林把所有這些生命的目標綜合成一種顏色為象徵——綠色。因此，環保意識是穆斯林的一項重要使命，不是今天的新發現，而是古已有之。

早在一千四百年前穆罕默德聖人就鼓勵穆斯林植樹造林，綠化環境。特別是結果實的樹木，穆聖說：「倘若有穆斯林種植一農田或一棵果樹，不論小鳥、人及動物食用其果實，皆屬施濟。」（布哈里聖訓集）

如今，當人們看到人類知識爆炸、工業發達、生活享受，而給大地的母親地球帶來了無窮災難，如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淡水資源嚴重污染、廢氣過量排放造成地球外衣臭氧層破壞。人們已經意識到人類面臨著生存危機！正因如此，第六十屆聯合國大會（2005年11月22日）通過決議，確定每年的4月22日為「世界地球日」，全球開展人類環境保護運動。呼籲全世界人民行動起來，宣傳保護地球運動，維護人類共同的家園。根據聯合國的文件，世界各民族應當以自己的文化和方式宣傳和實踐環保概念，警告世人要保護自己的生命，必須首先保護地球。

綠色環保 永續發展

綠色環保是指人類為了保護大自然而採取的一種行為。為共同締造更綠色、和平的未來，為永續發展我們居住的地球環境，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嘗試綠色生活，採取環保行動來減少對環境的傷害。

什麼是綠色生活？「綠色生活 (Sustainable Living)」是在日常生活中，將環保意識貫徹到每一個細節，盡可能地減少對環境的破壞，同時保護環境生態，讓生活更健康、環保和永續。綠色生活模式 (Green Lifestyle) 綠色生活即是過著環保的生活模式，把可持續性的概念應用在日常生活中，並關心環境及整體人類福祉。綠色生活旨在減少對自然資源的依賴，並恪守「4R」的原則，即減少使用 (Reduce)、廢物利用 (Reuse)、循環再造 (Recycle) 和替代使用 (Replace)。「減少廢物」指減少使用或購買不必要的東西；「廢物利用」指物盡其用，只在不能再使用的情況下才把它們棄置；「循環再造」指把自己沒用而完好的東西送給有需要的人，以及把廢物轉化成可再用的物料；「替代使用」指採用較環保的物料以代替會污染環境的物料。我們可以透過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過著綠色生活，而這種生活模式是健康及可持續的生活方式。」（節錄自教育局 (2015)《通

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能源科技與環境》，頁 28。）

綠色生活的重要性

綠色生活不只是一個流行語，而是一種實踐和改變生活的方式，永續投資我們的地球和下一代的未來，沒有健康的環境就沒有人類的文明與發展。

綠色生活首重綠色消費，也就是「當省則省，當用則用」的消費行為；事實上，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包括食、衣、住、行各方面，都可以選購和使用環保產品，只要在各個層面都落實綠色生活，不但可降低對環境的衝擊，也可以保護地球，讓我們的世世代代都享有美好的環境與生活。

伊斯蘭的環保理念基於順從與敬畏

伊斯蘭一向重視環保，愛護地球。「地球」（或大地）一詞在《古蘭經》中共出現過 480 餘次。如：「他（安拉）為你們而制服天、地、萬物，對於能思維的民眾，此中確有許多跡象。」（古蘭：45:13）「他（安拉）已為你們創造了大地上的一切事物，複經營諸天，完成了七層天。他對於萬物是全知的。」（古蘭：2:29）「我（安拉）確已使你們在大地上安居，並為你們在大地上設生活所需。你們很少感謝。」

（古蘭：7:10）

穆斯林在《古蘭經》和聖訓的指導下，對保護地球有與眾不同的認識，保護地球的措施，不僅限於植樹造林、建立自然保護區、防止水源污染等。對全體穆斯林而言，強化古蘭、聖訓的精神，提高信仰覺悟，以先知穆聖為榜樣，珍愛安拉造化的天地萬物，做好大地上的代治者。「他（安拉）以你們為大地的代治者，並使你們中的一部分人超越另一部分人若干級，以便他考驗你們如何享受他賞賜你們的恩典。」

（古蘭：6:165）

伊斯蘭與穆斯林，在阿拉伯文中，都是來自同一個詞源（S-L-M），所包含的意思是：順從、和平、平安。「伊斯蘭」是宗教的名稱，「穆斯林」是信奉者個體的名稱。旨在遵循創造主的旨意，完美人生的意義。

穆斯林通過學習安拉啟示的經典《古蘭經》認識到，天地萬物都順從和敬畏安拉的，而且從順從和敬畏中得到生命的永恆。這些法則不僅表現在整個宇宙和天體的運行，而且，宇宙空間的星球、大地上的動物和植物，都有生命的存在，他們在順從造物主設置的規律下維持生命，這就是現代科學家所說的「自然法則」。它們也懂得以不為人知

的方式感恩與讚美安拉：「天地萬物，都讚頌安拉超絕萬物，他確是萬能的，確是至睿的。」（古蘭：57:1）

珍惜資源 杜絕浪費

伊斯蘭教導我們，人類賴以生存的一切物質，都歸安拉所有，人類不過是享有安拉賦予的管理權利和擔負代治者的職責。所以，對物質的佔有貪得無厭，發動侵略戰爭掠奪土地和財富，都是罪惡的行為。安拉說：「在大地及海洋中所發生之患難，都是人們親手所造成的，以便使他們嘗試他們所違法的一部分懲罰，希望他們悔悟（回歸正途）」（古蘭：30:41），如果我們對大自然無情之破壞，我們將會自食惡果。

安拉恩賜人類的生活物質是有限度的，安拉說：「你們應當吃，應當喝，但不要過份，安拉確是不喜歡過份者的。」（古蘭：7：31）先知穆聖一次在河邊走，眼前是奔流的河水，但他看到一位穆斯林在河邊做小淨，用水量過份。他對他身邊的弟子說：「做小淨時，不要浪費用水，即使你家住在奔騰的河邊。」

無論是《古蘭經》或聖訓，都要求穆斯林要勤儉節約，無論你多麼富足，都不允許浪費生活物質。穆斯林必須遵循經典的教導，保護自然環境；即使在戰爭的狀態下，對自

然環境也絕不能隨意破壞。

據史料記載，先知穆聖曾對戰爭中的穆斯林做出明確的指示，在遭受侵略時，穆斯林有權自衛，抵禦敵人入侵，但在戰爭中絕不許可破壞莊稼，砍伐樹木或破壞自然環境。他說：「人們啊，你們的行為要有節制啊！我為你們擬定了十條規則，指導你們在戰場上的行為。不要變節，不要偏離正道，不許可你們肢解屍體，禁止殺害兒童、婦女和老人，不要砍伐樹木，不要燒毀森林，要特別保護生長果實的樹木。不要去屠宰敵人的牲畜，成為你們的食物……。」

保護地球 人人有責

如今的地球在危機之中，嚴重的自然災害和地球物質遭到掠奪性的開採，生態失去平衡，急需的物質即將告罄，後代將無法繼續生存下去。我們都應該行動起來，拯救我們共同生活的唯一家園，這是我們每個人的責任，大家齊動員，人人盡力做好保護地球的善功。

綠色行動點燃我們的希望

香港雖是彈丸之地，但是我們喜見多間綠色環保機構，致力於喚醒廣大市民，踐行綠色生活，重視環保，保護地球。

比如：

「綠領行動」的願景是「全民珍惜地球資源，以行動實踐綠色生活，共建綠色新世代。」

「香港綠色希望」說：「我們的願景是全民建立零廢生活模式，締造可持續香港。」

「綠惜地球」的願景則是「人人樂於履行綠色公民責任，為當下及未來的世代，促進可持續的生活環境。」

「環保促進會」為鼓勵市民提高環保意識及興趣，環保促進會將聯合國世界環境日定為「香港綠色日」，為鼓勵市民提高環保意識，環保促進會自 2013 年起將 6 月 5 日聯合國世界環境日定為香港綠色日，成為屬於香港人的年度環保盛事，與國際一同綠起來！「香港綠色日」旨在提高市民對社區環境的關注，齊心合力，共建綠色生活。憑藉活動更希望令大家明白環保和生活息息相關，以綠色優化香港，促進香港成為國際綠色都會。

「世界綠色組織」的願望是與大眾攜手把「綠色」變得更有意義，綠色不僅代表環保，更可反映正確的價值觀。作為世界公民，由今天起，我們坐言起行，發動自工業革命

後另一場有意義的綠色革命，把社會過往側重發展的方向拉回正軌，追尋真正優質的生活環境，為我們的下一代謀福祉！



2023

氣候變化下的 Gen Z： 香港基督教的使命與挑戰

香港中文大學宗教倫理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崇基學院神學院兼任講師 莫介文

引言

氣候變化 (climate change)，指的是因大氣自身的變化，以及大氣與其他地球環境因素的相互作用引致的周期性氣候改變。¹ 雖然這種改變部分是出於自然，但「美國太空總署」和「聯合國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都肯定地指出，人類活動所導致的溫室氣體（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才是氣候變化的主因。這使部分科學家提出了一個全新的地質年代：人類世 (Anthropocene)。

科學家普遍認同，氣候變化不但造成了更頻密的極端氣候和巨型天災，它帶來的極端的高溫與水旱二災亦嚴重地打擊各國的農業，對糧食供應構成長期的壓力。² 雖然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在過往十年的上升幅度有所減緩，但如

¹ Britannica Academic, s.v. “climate change,” accessed October 4, 2023, <https://www.britannica.com/science/climate-change>.

² Science and Security Board,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A Time of Unprecedented Danger: It is 90 seconds to midnight — 2023 Doomsday Clock Statement,”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January 23, 2023, <https://thebulletin.org/doomsday-clock/current-time/>.

果各國不加強減排，人類將不能在本世紀末實現《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的承諾，把全球暖化限制在2℃以下。³ 如果放任溫室氣體排放不管，在本世紀末，約一半的熱帶海洋物種將會滅絕，而全球四十億人口將面臨食水不足，山林大火的頻密程度將比現時增加約三成。⁴

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留給 Gen Z (1990 年代末至 2000 年代出生的人) 及其後世代的地球。正因如此，瑞典的「環保少女」通貝里 (Greta Thunberg) 於 2018 年 8 月以「週五護未來」(Fridays for Future) 為主題標籤 (hashtag) 發起了「氣候大罷課」(School Strike for Climate)，啟發了不同的 Gen Z 行動者，包括中國內地的歐泓奕和香港的劉衍一。⁵ 他們的共同信息，便是前人所造成的生態破壞，將由 Gen Z 及其後的人承受。正如通貝里所說：「所有後來世代的未來都落在你們的肩頭上。我們這些仍然是小孩的人，等到了我們可以做點什麼的年紀，已不能改變你們現在所作的。」⁶

漢語學界很多時認為西方文化是將人類與自然二分

3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Climate Change 2023: Synthesis Report (Geneva: IPCC, 2023), 4—5, 11.

4 IPCC, 71.

5 楊眉，〈中國氣候女孩歐泓奕的疑惑與焦慮〉，法國國際廣播電台，2020年8月29日，[https://www.greenpeace.org/hongkong/issues/climate/update/20513/](https://www.rfi.fr/tw/生態/20200829-中國氣候女孩歐泓奕的疑惑與焦慮：綠色和平，〈【和你講氣候變化】少年氣候行動者 Lance 劉衍一的氣候日常與綠色未來〉，綠色和平，2020年7月9日，<a href=)【和你講氣候變化】少年氣候行動者 lance- 劉衍一的氣 /。

6 Greta Thunberg, No One Is Too Small to Make a Differenc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20), 11.

的表表者。作為西方精神文明的基礎，基督宗教更被批評是人類中心主義的宗教，為破壞自然環境的行為提供文化和精神上的支持。⁷ 事實上，這種逆向東方主義 (reversed Orientalism)，與半世紀前西方歷史學家的自我批判互相呼應。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國歷史學家林懷特 (Lynn White) 直指基督宗教是最人類中心和「生態破產」的宗教，亦是當今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⁸ 與林懷特相似，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 (Arnold Toynbee) 也認為，包括基督宗教在內的一神宗教的興起，推倒了人類與自然之間的平衡，並助長了人類的貪婪。⁹

這樣，基督宗教還有什麼資源，可以讓教會在人類世與 Gen Z 共同進退？這正是本文的核心關注。為回應此問題，本文首先將整理學術界對年青人如何應對氣候變化的研究，歸納關鍵的問題，然後提出藉建構中國基督宗教生態神學和更新教會的崇拜兩個方向，使香港基督教能成為年輕人追求氣候正義和建設低碳社會的夥伴。

為氣候正義發聲的 Gen Z

7 例如，參馮滬祥，〈環境倫理學：中西環保哲學比較研究〉（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余正榮，〈中國生態倫理傳統的詮釋與重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莊慶信，〈中西環境哲學：一個整合的進路〉（台北：五南圖書，2002）；王正平，〈環境哲學：環境倫理的跨學科研究〉，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

8 Lynn White Jr.,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Science 155 (March 1967): 1203—7.

9 Arnold Toynbee, "The Religious Background of the Present Environmental Cri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3, no. 1—4 (1972): 141—46, <https://doi.org/10.1080/00207237208709505>.

Gen Z 成長於 Web 2.0、智能電話和社交媒體所促成的「總是上線」(always on) 科技環境。¹⁰ 這種環境使 Gen Z 能在短時間獲取有關氣候變化的資訊，並提供便捷的平台，讓他們可以更積極地參與相關的討論。¹¹ 當政府漠視氣候變化時，Gen Z 就更加意識到它是迫切的問題，尤其因為它直接威脅他們的未來。¹² 研究指出，社交媒體為年輕人提供就公共決策發表意見的平台，提升他們的主體性，使 Gen Z 比上一輩更關注氣候變化，並在線下以集體行動的形式積極地推動氣候正義。¹³ 相對於較關注個人生活和金錢與榮譽等外在價值的 Gen X (1960 年代中至 1970 年代末出生的人) 和 Gen Y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中出生的人)，Gen Z 雖然對氣候變化感到悲觀，但卻視自己為自然環境的管家，因而牽起了席捲全球的氣候正義運動，要求各國和跨國政府採取嚴厲措施應對氣候變化。¹⁴

無可否認，大部分有關 Gen Z 與氣候變化的研究皆建

10 Michael Dimock, "Defining Generations: Where Millennials End and Generation Z Begins," Pew Research Center, January 17, 2019,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19/01/17/where-millennials-end-and-generation-z-begins/>.

11 Alec Tyson, Brian Kennedy, and Cary Funk, "Gen Z, Millennials Stand out for Climate Change Activism, Social Media Engagement with Issue," Pew Research Center, May 26, 2021, <https://www.pewresearch.org/science/2021/05/26/gen-z-millennials-stand-out-for-climate-change-activism-social-media-engagement-with-issue/>.

12 Corey Seemiller and Meghan Grace, *Generation Z: A Century in the Making* (London: Routledge, 2019), 255—56, 300.

13 Shelley Boulianne, Mireille Lalancette, and David Ilkiw, "'School Strike 4 Climate': Social Med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Youth Protest on Climate Chang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8, no. 2 (2020): 209, <https://doi.org/10.17645/mac.v8i2.2768>.

14 Han Heejin and Ahn Sang Wuk, "Youth Mobilization to Stop Global Climate Change: Narratives and Impact," *Sustainability* 12, no. 10 (2020): 4127, 1—2, <https://doi.org/10.3390/su12104127>; 另參 Camilla Schreiner, Ellen K. Henriksen, and P. J. Kirkeby Hansen, "Climate Education: Empowering Today's Youth to Meet Tomorrow's Challenges," *Studies in Science Education* 41, no. 1 (2005): 16—17, <https://doi.org/10.1080/03057260508560213>.

基在西方社會的處境上，未必完全適用於亞洲和華人社會。但是，也有香港學者的研究指出，香港中學生對氣候變化的意識和積極態度並不遜色於世界其他地方。¹⁵ 況且，西方學界有關不同世代對氣候變化和其他環境問題的觀點，也大致吻合香港的經驗，正如通貝里的財氣候大罷課」也啟發了香港的年輕行動者劉衍一。因此，西方就 Gen Z 如何回應氣候變化的研究，也與香港的處境高度相關。

正如前述，上一代人對自然環境造成的破壞，將由 Gen Z 和之後的世代承受。大量的研究指出，氣候變化除了因炎熱天氣造成直接的死亡和受傷外，還使傳染病、腸胃病和寄生蟲更為活躍，威脅兒童和年輕人的生理健康。此外，其他的研究也指出，氣候變化引起創傷後遺症、抑鬱症與焦慮症、睡眠問題、認知缺陷和學習障礙等心理和精神健康問題，並間接導致糧食短缺、族群衝突、經濟混亂、被迫遷移等，對年輕人的成長構成長遠和持續的影響。¹⁶ 此情況下，Gen Z 愈來愈視成年人為不負責任的管家，並強調年輕人不是社會的未來，而是社會的現在。¹⁷ 即是說，氣候正義的實踐不能單單展望未來，而必須是此時此刻的改變。

15 Liz Jackson and Pang Ming-Fai,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Views of Climate Change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Geographical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6, no. 3 (2017): 180—92, <https://doi.org/10.1080/10382046.2017.1330036>.

16 Ann V. Sanson, Judith Van Hoom, and Susie E. L. Burke, "Responding to the Impacts of the Climate Crisis on Children and Youth,"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13, no. 4 (2019): 202, <https://doi.org/10.1111/cdep.12342>.

17 Albert Bandura and Lynne Cherry, "Enlisting the Power of Youth for Climate Change," *American Psychologist* 75, no. 7 (2020): 946, <https://doi.org/10.1037/amp0000512>.

因此，有 Gen Z 選擇把氣候公義和可持續的將來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其中一個被廣泛引用的研究指出，直接的抗議使年輕人更能凝聚同儕，一起向現有的社會規範提出異議，而他們的異議可被分類為「盡職」(dutiful)、「顛覆」(disruptive) 和「危險」(dangerous) 三大「理想型」(ideal type)。¹⁸

盡職的異議，指的是在社會體制和規範之中發聲，例如參與現有的氣候政策的討論，或通過非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 表達關注。一方面，盡職的異議使氣候變化的討論被公眾看見，讓氣候問題成為優先的政策考慮，並創造新的公共討論空間，連結被邊緣化的本地社群。但另一方面，它難以挑戰氣候變化的根本成因，未能觸及結構性問題，容易被政策上的「小修小補」或技術官僚消解。¹⁹

至於顛覆的異議，就是通過直接行動和集體動員，包括請願、杯葛、干擾國際氣候會議等，引起社會關注，展示氣候不公的根本原因，以此修正或改變現存的社會與經濟結構，挑戰既定的權力關係。它的好處是為另類的聲音和

行動者創造新的空間，揭露氣候問題的結構性特質和所牽涉的既得利益，但弱點是容易遭到社會菁英和建制的反動，有被拉籠、禁言、排擠以至打壓的風險，並促成對抗性和極端的言論，限制年輕人的動員和對未來的想像。²⁰

危險的異議是容易令人誤解的用語。它指的並不是以危險的行動作出威脅，而是藉開創、發展和實現另類的生活形態，挑戰「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 的心態和政策，以倡議而非對立的方式重奪自己的力量，並強化自身的主體性。它的優點是實質地展現打破既得利益、改造社會規範的可能性，從根本問題入手，動搖不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和結構性的社會不公。但是，危險的異議對支配世界的體制並沒有即時威脅，而且容易被政府、國際組織和跨國企業蒙混應付過去，甚或將之收編。²¹

這三個理想型是描述性而非規範性的，而且並不互相排斥，而是同時存在、彼此補足。「氣候大罷課」正結合了顛覆的異議和盡職的異議。性質上，它主要是顛覆的異議，以罷課行動為道德感召，迫使政策制定者改變生產和消費模式，同時展示年輕人是帶來社會變革的主體。同時，他們聯結工會、教師、環保團體等組織外部組織成為協作夥伴，為

18 Karen O' Brien, Elin Selboe, and Bronwyn M. Hayward, "Exploring Youth Activism on Climate Change: Dutiful, Disruptive, and Dangerous Dissent," *Ecology and Society* 23, no. 3 (2018): 42, 3-4, <https://doi.org/10.5751/ES-10287-230342>.

19 O' Brien, Selboe, and Hayward, 4-5.

20 O' Brien, Selboe, and Hayward, 5-6.

21 O' Brien, Selboe, and Hayward, 6-7.

制止氣候變化編織行動網絡，並在聯合國會議上發聲，因此也採用了盡職的異議的策略。²²

年輕人面對的挑戰

雖然「氣候大罷課」成功在線上和線下引起全球的關注，並且成功動員各地 Gen Z 發起罷課行動，但也暴露了年輕人在爭取氣候正義時所面對的巨大挑戰，特別是年輕人常被當權者和成年人去權。相對於其他氣候正義運動，批評者並不是針對「氣候大罷課」的科學根據是否充分及目標是否正確，而是否定年輕人的精神特質，以「不成熟」之名去除他們的主體性。對批評者來說，年輕之所以是問題，在於他們對社會權力的結構沒有充分的理解，以致未有足夠能力參與其中。²³

由此可見，雖然社交媒體開拓了便捷的途徑，讓 Gen Z 可在短時間內接觸大量人群。但是，研究指出，社交媒體的動員作用有限；反之，它最主要的功能是分享運動的資訊。²⁴ 雖然社交媒體能記錄年輕人的聲音，並將本地的行動連於全球的氣候事件，讓立法者和決策者可以在線上聽

見他們的觀點。²⁵ 然而，年輕人的空間仍非常有限和邊緣，因為他們是否被聆聽和接納，完全取決於立法者和決策者的意願。即使年輕人的努力成功在英國、德國和法國帶來更氣候友善的政策，但整體而言，維持現狀的心態明顯仍主導了大部分高排放國家的決策。在這種環境下，年輕人容易被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標籤為氣候恐慌的製造者，以此為名忽視他們的訴求。²⁶ 另一研究認為，年輕人本身便是一種立場，因為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的會議中，當年輕人與其他非年輕人主導的團體互動後，他們的論述焦點便由自身在氣候變化下的脆弱，變成其他群體所表達的脆弱，而這種轉變在其他群體並沒有出現。這種權利操作不但使氣候公義的磋商缺少了年輕人的真正聲音，更侵蝕他們的信念和自我認同。²⁷

不過，否定或控制年輕人的發言，或以「沒有社會結構的知識和經驗」為由打發年輕人，其實變相增強了「年輕人是脆弱」的論述，為 Gen Z 的氣候運動提供更多修辭資源，讓他們更有效地訴諸情感。²⁸ 若要改變這種單向的權

22 Han and Ahn, "Youth Mobilization," 14—15.

23 Hannah R. Feldman, "A Rhetorical Perspective on Youth Environmental Activism,"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19, no. 6 (2020): 4—5, <https://doi.org/10.22323/2.19060307>.

24 Boulianne, Lalancette, and Ilkiw, "School Strike 4 Climate," 215.

25 oulianne, Lalancette, and Ilkiw, 211.

26 Han and Ahn, "Youth Mobilization," 15—16.

27 Harriet Thew, Lucie Middlemiss, and Jouni Paavola, "'Youth Is Not a Political Position': Exploring Justice Claims-Making in the UN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61 (March 2020): 102036, 2, <https://doi.org/10.1016/j.gloenvcha.2020.102036>.

28 Feldman, "Rhetorical Perspective," 6.

力關係，便需要賦權年輕人，讓他們在為氣候發聲並參與磋商的過程中達至更全面的自我認知和覺察。這種賦權需要實踐四個層面的正義：確立年輕人在決策過程中的主體性和話語權的「認知正義」(recognition justice)、讓年輕人的團體平等地參與討論的「程序公義」(procedural justice)、賦予他們能力和空間發表一手經驗的「代表公義」(representation justice)、與行使決策能力相關的分配公義(distributive justice)。²⁹

氣候教育是實踐這四種正義的重要途徑，以達致賦權的目的，因為它能培育年輕人的科學知識、認知能力、正面動機和個人價值取向，使他們自覺可以為世界帶來改變。³⁰此外，氣候教育藉知識和技巧的傳遞和批判思考的訓練賦權年輕人，使他們的抗議成為有效地表達異議的途徑，而非單純的洩憤，更有效地挑戰不可持續的消費主義生活模式及背後的利益瓜葛。³¹在香港，國際學校與本地學校的分野也說明了全方位氣候教育的重要性。研究顯示，在對抗氣候變化上，前者的中學生比後者更積極和有組織性，部分原因是課程、教學方式和評核方法的不同。前者的課程內容較少，但投放更多時間在探索和經驗學習上，而後者則的內容較豐富，上課時間也較長，並較多採用直接指導的教學策

²⁹ Thew, Middlemiss, and Paavola, "Youth Is Not a Political Position," 7–9.

³⁰ Schreiner, Henriksen, and Kirkeby Hansen, "Climate Education," 7–8.

³¹ O'Brien, Selboe, and Hayward, "Exploring Youth Activism," 3, 8.

略。因此，比起授課式的方法，探究式的教學能更有效地發展學生對自然環境的理解。³²

「教會—學校—神學院」複合體

香港基督教有什麼資源，使其可以參與在賦權年輕人的氣候教育之中？在香港，約三分之一的中學由基督新教團體營辦，而基督新教的教會數目亦超過一千間，並有超過二十所大大小小的神學院。這個「教會—學校—神學院」複合體(church-school-seminary complex)是塑造年輕人的世界觀、價值觀和精神特質的重要架構，有很大的潛力可以賦權 Gen Z，使他們更全面地對抗氣候變化，建設可持續的社會。可是，這複合體現時並沒有在氣候正義的議題上發揮可見的影響力。這不是說香港的基督新教完全沒有進行氣候和生態教育的工作，只是其力度和系統性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根據上文的討論，Gen Z 並不缺乏氣候意識，而且亦有能力自學基本的氣候科學知識，在全球和本地皆然。因此，氣候教育的重要性在於有系統地讓年輕人整合有關的知識和議題，從而肯定他們在爭取氣候正義上的主體性，並賦予他們有建設性地提出異議和參與討論的機會。一個新近的

³² Jackson and Pa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Views of Climate Change in Hong Kong," 189.

調查指出，雖然香港市民不一定支持將氣候教育獨立成科，但普遍支持在中小學的常規科目中加入氣候教育，並一面倒地同意將「培養學生應對氣候變化」及「令學生採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列為學校教育的目標。³³

當然，如何在正規學校課程中加入氣候教育，並不是辦學團體可以完全自行決定的。然而，因應現時香港中小學的氣候教育仍停留於知識的層面，加上教師缺乏系統性的支援去設計探究式的學習，³⁴ 教會正好能填滿這空隙。從基督教信仰來看，氣候問題不單是科學問題，更是倫理、文化和靈性問題，正如曾在美國總統行政辦公室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擔任首席環境顧問的史派斯 (James Gustave Speth) 所言：「最主要的環境問題是自私、貪婪和冷漠，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文化和靈性上的轉化。」³⁵ 因此，教會在氣候變化的倫理、文化和靈性層面上，有責任為年輕人提供正規教育以外的氣候教育，與側重科學知識的正規氣候教育互相補足，而這需要神學院的支援。這便是「教會—學校—神學院」複合體的應有功能。

33 〈「我們香港人」第 84 號研究報告〉，香港民意研究所，2022 年 1 月 21 日，https://www.pori.hk/wp-content/uploads/2022/01/Panel_report123_chi_2022jan21_POR1.pdf。

34 青年氣候倡議小組——「綠識」，〈加強香港氣候變化教育〉，低碳想創坊，https://www.ccinmolab.org/uploads/media/pairswatch/Climate_Sense_POR_Deck.pdf，2023 年 10 月 9 日存取。

35 引自 Christine Wamsler, "Contemplative Sustainable Futures: The Role of Individual Inner Dimensions and Transformation in Sustainability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Sustainability and the Humanities, ed. Walter Leal Filho and Adriana Consorte McCrea (New York: Springer, 2019), 360. 中文由筆者翻譯。

可是，氣候意識正是香港基督新教缺乏的一環。按照筆者的經驗，不少香港市民甚或信徒從來沒有設想過基督教信仰與生態問題有關聯，這反映教會在氣候與生態意識上的不足，而這不足又不幸地吻合半世紀前西方學者的批判和較近期漢語生態倫理學的成見。公允地說，香港教會並不是在氣候和生態教育上無所作為，只是較為稀少和零散。例如，新福事工協會聯同其他基督教機構組成了「關愛受造世界」，定期進行網上直播，並曾舉辦兩屆「關愛受造世界與福音」會議和一些藝術展覽。此外，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在 2013 開展生態關懷事工，以每年六月第一個主日為「生態關懷主日」，並在 2016 年成立的「人間學苑」，舉辦生態關懷的體驗活動。不過，在香港基督教界的云云事工之中，這些工作只佔邊緣位置，也沒有引起很大迴響。

中國基督教生態神學的建構

筆者認為，其中一個使氣候教育徘徊在香港教會事工邊緣的原因，是生態神學在香港仍然只是一種新興的應用神學。意思是，氣候變化和其他生態問題，只是眾多外在的社會議題之一，而回應的方式亦限於思考聖經與福音信息與自然環境有什麼相關性。意思是，即使完全丟棄生態的考慮，有關上帝創造和拯救的核心信息並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以之相應，就是當教會行有餘力時，才處理這些「外部」的問題。然而，這種態度與 Gen Z 視氣候變化為核心問題的經驗相違。

因次，基督教會如果要參與在賦權年輕人的氣候教育之中，首先需要因應當前氣候變化的處境更新自身的神學和聖經詮釋，而這正是神學院的使命，尤其是幾所資源最多、認受性最高的神學院。神學院不但是培育未來的牧師、傳道人和教會領袖，也應塑造教會群體的信仰內涵，並向公眾傳遞基督教信仰在倫理、文化和靈性層面上的公共性。在氣候變化上，神學院需要視生態神學為一種基礎神學 (fundamental theology)，即以當今生態學的視角重新閱讀聖經和教義系統，使之能為氣候變化的真實提出深層次的解釋。這種以生態神學為基礎神學指導了過去半個世紀西方生態神學的方向。³⁶ 然而，漢語神學界雖然自 1980 年代已提出生態神學的獻議，³⁷ 但至今仍大致停留在起步階段，³⁸ 未能像西方一樣成為一股塑造教會群體信仰和靈

36 有關的翻譯文獻，可參施莉雅·迪恩-德拉蒙 (Celia Deane-Drummond)，《生態神學入門：關愛地球的神學》(A Primer in Ecotheology: Theology for a Fragile Earth)，周蘭蘭譯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21)。該作者在更早前亦有較系統性的生態神學導引，參 Celia Deane-Drummond, *Eco-Theology* (London: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2008)。特別值得留意的經典生態神學著作，包括 Charles Birch and John B. Cobb Jr., *The Liberation of Life: From the Cell to the Commu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Jürgen Moltmann, *God in Creation: A New Theology of Creation and the Spirit of God*, trans. Margaret Kohl (London: SCM Press, 1985); Sallie McFague, *The Body of God: An Ecological Theology*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1993); Sallie McFague, *Life Abundant: Rethinking Theology and Economy for a Planet in Peril*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2001)。

37 參戴正德，《生態學與神學之間》(台北：永望文化，1985)；谷寒松、廖湧祥，《基督信仰中的生態神學：天地人合一》(台北：光啟，1994)。

38 新近又有神學份量的著作，參陳家富，《生命之靈：田立克生態靈論的研究》(台北：中原大學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2021)；楊順從，《暖化神學：經濟、生態、教會》(台南：南神出版社，2022)。

性的知性力量，更遑論指導教會著手建設賦權年輕人的氣候教育。

當「生態文明」成為指導國家政策的重要原則，³⁹ 並在 2018 年寫入國家憲法的背景下，⁴⁰ 中國內地基督教研究在生態議題上的從缺是令人詫異的，尤其是儒、釋、道三教均已提出了大量的生態觀點。⁴¹ 正如筆者早前指出，如果要建構中國基督教的生態神學，其獨特的觀點在於以批判的角度理解人性，及堅持他力拯救的必須性，因為這種強調罪與拯救的宗教宇宙觀，能與對人性相對樂觀的儒、釋、道互相補足。⁴²

在香港，基督新教對罪和拯救的理解往往限制在個人的層面，偏重藉接受耶穌基督及其福音信息得著上帝無條

39 Huan Qingzhi, "Growth Economy and Its Ecological Impacts upon China: An Eco-Socialist Analysis," in *Eco-Socialism as Politics: Rebuilding the Basis of Our Modern Civilization*, ed. Qingzhi Huan (New York: Springer, 2010), 200.

40 Mette Halskov Hansen, Li Hongtao, and Rune Svarveru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terpreting the Chinese Past, Projecting the Global Futur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53 (2018): 195, <https://doi.org/10.1016/j.gloenvcha.2018.09.014>.

41 有關儒家的生態觀點，參東方朔，《從橫渠、明道到陽明：儒家生態倫理的一個側面》(香港：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5)；曲愛香、封太忠，《孔孟荀的天人觀及其生態倫》(中國：吉林大學出版社，2007)；喬清學，《澤及草木，恩至水土：儒家生態文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1)；陳業新，《儒家生態意識與中國古代環境保護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2)；張立文編，《天人之辨：儒學與生態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潘朝陽，《天地人和諧：儒家的環境空間倫理與關懷》(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16)。有關道教的觀點，參樂愛國，《道教生態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蔣朝君，《道教生態倫理想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白才儒，《道教生態思想的現代解讀：兩漢魏晉南北朝道教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蔡林波，《助天生物：道教生態觀與現代文明》(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李遠國、陳云，《衣養萬物：道家道教生態文化論》(成都：巴蜀書社，2009)；陳霞編，《道教生態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0)。有關佛教的觀點，參劉元春，《共生共榮：佛教生態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陳紅兵，《佛教生態哲學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學愚編，《生態環保與心靈環保：以佛教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42 Bryan K. M. Mok, "Reconsider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om a Chinese Christian Perspective," *Religions* 11, no. 5 (2020): 261, 10—14, <https://doi.org/10.3390/rel11050261>.

件賜予的救恩。「罪」是人向創造他們的上帝任性，導致人與上帝的疏離，而「拯救」就是上帝差遣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為解決人與上帝疏離的橋樑。這種將拯救限制在人類世界的福音信仰將自然世界排除在外，彷彿自然世界只是人類歷史上演的舞台，自身沒有任何重要性。問題是，耶穌基督是否只為人類而死？聖經所應許的和好是否只限於人類和上帝之間？基督的復活有否惠及大地眾生？

在聖經之中，上帝藉耶穌基督成就的救恩涵蓋整個宇宙。以弗所書一章 8–10 節這樣說：「他[父上帝]以諸般的智慧聰明，照自己在基督裡所立定的美意，使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秘，要照著所安排的，在時機成熟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⁴³ 歌羅西書一章 19–20 節又說：「因為上帝喜歡使一切的豐盛在他[愛子]裡面居住，藉著他，上帝使萬有與自己和好，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促成了和平。」可見，基督不單是人類的基督，更是宇宙的基督；他成就的救恩，不單使信徒得著永生，更使天上地下一切之物與上帝和好，藉基督一同重新連於上帝，使整個受造世界邁向圓滿。

⁴³ 本文所有聖經經文皆取自「和合本修訂版」（上帝版）。

在古生物學與宗教哲學同樣出色的耶穌會士德日進（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的影響下，在中國三自教會極具代表性的丁光訓提出他對「宇宙的基督」的理解。他認為，基督從過去到現在都一直參與在上帝永無止境的創造進程之中，引導整個進程前進，而救恩的最終目的便是愛、和平和正義成為宇宙的法則，使整個宇宙在上帝裡達致統一。⁴⁴ 雖然丁光訓並沒有嘗試提出一套生態神學，但這種重拾宇宙性基督的視野，卻是建立中國基督教生態神學的重要資源。這亦與中國最早期基督教——唐代的景教——的救恩論一致：「張元化以發靈關」。意思是，基督所成就的拯救是要人重拾創造的目的，即看守和造化萬物。⁴⁵

丁光訓的「宇宙的基督」並沒有足夠的份量成為建構中國生態神學的穩固基礎；它只是一個神學獻議，讓中國基督徒看見，耶穌基督的拯救並不限於人類中心和個人化的詮釋，而是廣延至宇宙萬有。當代華人基督教研究學者賴品超和曹榮錦（Alexander Chow）指出，基督正教（或稱「東正教」）的神學能為此一建構提供重要的神學資源。⁴⁶ 的確，以宣信者馬克西姆（Maximus the Confessor）為典範的

⁴⁴ 丁光訓，〈宇宙的基督〉，載《漢語神學讀本》，何光瀾、楊熙楠編（香港：道風書社，2009），206–7。

⁴⁵ 景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載《漢語神學讀本》，何光瀾、楊熙楠編（香港：道風書社，2009），23。

⁴⁶ 賴品超，〈基督正教之神學復興及其對漢語神學的意義〉，《道風》，卷 32（2010 年春）：257–58；Alexander Chow, *Chinese Public Theology: Generational Shifts and Confucian Imagination in Chinese Christia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139–45.

正教神學能擴闊救恩論的視野，使之不僅包括個人的向度，也涵蓋宇宙的維度，為本於基督教教義的修行和聖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是，筆者認為，中國基督教生態神學的基礎可以追溯至更久遠的愛任紐 (Irenaeus)。這位基督公教（或稱「天主教」）和正教共同尊崇的二世紀教父以「萬物歸一」(recapitulation) 來解釋救恩，指出救贖始於上帝創造的一刻，而不是亞當和夏娃墮落後才開始。⁴⁷ 因此，基督救贖的核心並非糾正錯誤，而是宇宙達致圓滿的過程。這種以「創造 — 救贖 — 終末」是一個整體的進程繼承了以弗所書和歌羅西書的「宇宙的基督」。由此看來，罪與拯救並不只是個人尋求上帝的赦罪，而是參與在藉基督成就的宇宙圓滿的進程之中。

筆者無意在此開展這個本於愛任紐的中國基督教生態神學建構，而只是想提出一個可能的方向，以生態神學為基礎神學，重新全盤構想基督教的教義和系統神學，使之更能對應人類世的真實，成為發展賦權年輕人的氣候教育的知性基礎。雖然這種生態神學的建構並不能直接應用於年輕人的氣候教育上，但如果教會群體要成為年輕人爭取氣候正義和建設低碳社會的夥伴，這種神學建構的功夫便不可或缺，而且也是神學院的使命。根據筆者上述的芻議，在

47 有關愛任紐的「萬物歸一」論，參 Eric Osborn, *Irenaeus of Ly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97—140。

氣候變化的危機下，基督教信仰提供一種深層的倫理觀點，指出人的罪性與生態失衡的內在關聯，並提出天地萬物藉基督的救贖同歸於一的願景。筆者希望，這種宗教靈性可以成為賦權年輕人對抗氣候變化的倫理和文化基礎。

始於崇拜更新的生態靈性

生態神學的建構（或神學的生態重構）是香港基督教在氣候變化上與 Gen Z 同行的倫理、文化和靈性底蘊，其主要作用是為基督徒群體提供長遠的規範性指導，而非直接應用在賦權年輕人的教育上。與神學院不同，教會是支援基督教信仰實踐的基本組織，而崇拜則是它的核心。每星期的崇拜反覆重演和詮釋耶穌基督的故事，週而復始地塑造信徒的靈性和精神面貌。換句話說，信徒如何理解自身在宇宙穹蒼的位置和使命，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堂會的崇拜禮儀和宣講。故此，崇拜更新是提升信徒生態意識的關鍵，而這種意識是以教會為本的氣候教育的基礎。

如果教會的崇拜和講道將人類以外的自然環境和生物排除在外，信徒便自然認為創造和救贖只是上帝與人類之間的事，看不見基督的宇宙維度。反過來說，當大地眾生重新成為崇拜的構成元素時，信徒便會逐漸察覺，環境破壞

和氣候變化，其實是與救恩對立的力量和權勢，並且與人的罪性息息相關，尤其是人性中的自私、貪婪和冷漠。

雖然在歷史和實踐上，基督新教與正教對教會禮儀有相當不同的理解，但正教的崇拜神學仍然非常值得借鏡，因為在其中，宇宙萬物都是上帝的聖工，與救恩緊密相連，鮮活地展示以「宇宙的基督」為本的「創造—救贖—終末」進程。例如，在聖誕的晚禱中有以下禱文：

基督，為了我們的緣故，祢顯現為人，我們應為祢獻上什麼？祢創造的每個生靈，皆向祢獻上感恩。眾天使獻上頌歌；蒼穹獻上繁星；賢士獻上禮物；牧人獻上驚嘆；大地獻上洞穴、荒野、馬槽；我們則獻上童貞女母親。⁴⁸

專研希臘正教的當代神學家塞托克里托芙 (Elizabeth Theokritoff) 指出，因為受造之物「指望從敗壞的轄制下得釋放，得享上帝兒女榮耀的自由」（羅馬書八章 21 節），所以非人類的受造物與人類並肩迎接道成肉身的主，甚至帶頭敬拜，為人類樹立事奉上帝的榜樣，都是合宜的。況且，按希臘教父亞他拿修 (Athanasius) 所言，只有人類犯罪背離上主之目的，其餘眾生皆是宣認和服事上主的榜樣。⁴⁹ 這種禮儀傳統將人類以外的受造物放回創造和救贖之中，使

48 The Festal Menaion, trans. Mother Mary and Kallistos Ware (London: Faber, 1969), 254. 中文由筆者翻譯。

49 Elizabeth Theokritoff, "Creation and Salvation in Orthodox Worship," Ecotheology 10 (January 2001): 98—100.

上帝、大地與人類三者的關係不再缺了一角。如果我們的崇拜禮文、禱文、詩歌、講道也加入類似的元素，久而久之，生態意識應能深植信徒的靈性之中。

聖餐是崇拜的核心和高峰，因此應是崇拜更新的重心所在。教宗方濟各認為，聖禮是上帝擁抱大地，並藉以傳達超凡生命的方式。聖餐則是上帝聖化受造物的最高峰，透過參與其中，我們獲邀擁抱世界。⁵⁰ 即使與公教不同，基督新教不一定認同基督肉身地臨在於聖餐的餅和酒之中，但在新教的聖餐中，作為自然之物的餅和酒也是基督臨在的管道。如此，神聖在凡俗之中，凡俗亦在神聖之中，天地人渾然一體。此時，上帝不是從天上降臨凡間，而是在世界之內展現自己。

正因如此，聖餐是教會群體代表整個受造世界獻上的感謝，因為世界臨在於每次的聖餐之中。⁵¹ 去世不久的希臘前主教兼神學家薛斯奧拿士 (John Zizioulas) 也指出，藉著聖餐，教會將受造世界獻呈上帝，使之重返與上帝的關係之中。⁵² 這就是說，聖餐不僅是人與上帝和人與人之間的契通，也同時是人與大地和上帝與大地之間的共融。在氣候變

50 方濟各 (Pope Francis)，《願祢受讚頌：論愛惜我們共同的家園》(Laudato Si': On Care for Our Common Home)，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譯 (2015)，段 235—236，https://www.vatican.va/content/dam/francesco/pdf/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50524_enciclica-laudato-si_zh_tw.pdf，2023 年 6 月 27 日存取。

51 《聖洗、聖餐、聖職》，郭乃適、鍾玉心、李耀昌譯 (香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1984)，10—11。

52 John Zizioulas, "Preserving God's Creation," in The Eucharistic Communion and the World, ed. Luke Ben Tallon (London: Bloomsbury T&T Clark, 2011), 152.

化下，後者是聖餐需要致力呈現的維度。基督教的利馬禮儀 (Lima Liturgy) 預備聖餐禮儀的禮文是很好的示範：

宇宙的主上帝，祢是當受讚美的。

祢賜下這餅，是大地的出產和人類勞動的成果，求主使它成為生命之餅。

宇宙的主上帝，祢是當受讚美的。

祢賜下這酒，是葡萄的果實和人類勞動的成果，求祢使它成為天國的美酒。

從前散佈在田野和山邊的穀物和葡萄，現在結合成為枱上的餅和酒。

主啊，求祢亦使教會從世界每個角落聚集祢的子民，領他們進入祢的國。⁵³

結語

誠然，神學的建構與崇拜的更新只能幫助香港基督教參與在正規以外的氣候教育上，成為在氣候議題上賦權

Gen Z 的夥伴，但不能取代正規的氣候教育。不過，鑑於本地學校仍然偏重授課式教育，以測驗和考試評定學生的水平，非正規的氣候教育正好彌補這方面的不足。特別是在教會開辦的學校之中，教會和神學院的介入，可以協助教師賦權學生，讓他們自主探索氣候變化的科學、倫理、文化和靈性層面。

從 Gen Z 不斷為氣候正義發聲的努力可見，教育應是雙向的。除了在學校課程加入氣候教育，聆聽年輕人的聲音，並肯定他們的主體性和話語權，也是全民氣候教育的一環。某程度上，當愈來愈多年輕人關心氣候變化時，正好提醒「教會—學校—神學院」複合體並未有發揮賦權教育的作用，也顯明香港基督教在神學和崇拜上的不足。以「氣候大罷課」為首的 Gen Z 氣候運動，較為偏向「顛覆的異議」。當然，「顛覆的異議」對「教會—學校—神學院」複合體而言並不一定是負面的，因為年輕人的異議正去挑戰了香港基督教的人類中心主義，使教會群體警覺他們在神學和崇拜上的偏頗與不足，並為此作出更新。香港教會習以為常地以個人藉信仰基督得著拯救為整個信仰的核心，但這種理解並不是絕對的，而且也不是最悠久的。誠如上世紀其中一位最傑出的神學家田立克 (Paul Tillich) 所言，新教之為新教，在於不斷地向絕對的宣稱提出抗議，即是這宣稱

⁵³ 《聖洗、聖餐、聖職》，47。

來自基督新教。⁵⁴ 當這種狹隘的、個人化的救恩論無力對應由過度的生產與消費造成的氣候變化，並且凌駕其他可能性時，正是基督新教應該顛覆的對象。正因如此，本文嘗試提出的神學重構與崇拜更新的方向。在這點上，Gen Z 是啟發教會群體不斷自我更新的夥伴。

另一方面，教會群體的神學與崇拜更新，使「教會—學校—神學院」複合體預備自己在倫理、文化和靈性上回應氣候變化，藉正規以外的氣候教育將 Gen Z 的「顛覆的異議」更多導引向「盡職的異議」和並不危險的「危險的異議」。前者能賦權年輕人以自身經驗參與在氣候協商之中，後者則啟迪他們開創和實踐另類生活的可能性，以免 Gen Z 過度聚集在政治化的行動上，能更全面地參與在社會轉化之中，使人類社會朝向可持續的方向。筆者認為，這正是香港基督教在人類世的使命所在。

⁵⁴ Paul Tillich, *The Protestant Era*, trans. James Luther Adam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163.

參考資料

- 《聖洗、聖餐、聖職》。郭乃適、鐘玉心、李耀昌譯。香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1984。
- 白才儒。《道教生態思想的現代解讀：兩漢魏晉南北朝道教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 蔡林波。《助天生物：道教生態觀與現代文明》。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
- 陳紅兵。《佛教生態哲學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
- 陳家富。《生命之靈：田立克生態聖靈論的研究》。台北：中原大學基督教與華人文化社會研究中心，2021。
- 陳霞編。《道教生態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0。
- 陳業新。《儒家生態意識與中國古代環境保護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2。
- 戴正德。《生態學與神學之間》。台北：永望文化，1985。
- 丁光訓。〈宇宙的基督〉。載《漢語神學讀本》，何光滬、楊熙楠編，204—9。香港：道風書社，2009。
- 東方朔。《從橫渠、明道到陽明：儒家生態倫理的一個側面》。香港：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5。
- 方濟各 (Pope Francis)。《願祢受讚頌：論愛惜我們共同的家園》(Laudato Si': On Care for Our Common Home)。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譯。2015。
- 馮滬祥。《環境倫理學：中西環保哲學比較研究》。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1。
- 谷寒松、廖湧祥。《基督信仰中的生態神學：天地人合一》。台北：光啟，1994。
- 蔣朝君。《道教生態倫理思想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2006。
- 景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頌〉。載《漢語神學讀本》，何光滬、楊熙楠編，

19—26。香港：道風書社，2009。

賴品超。〈基督正教之神學復興及其對漢語神學的意義〉。《道風》，卷 32 (2010 年春)：247—72。

樂愛國。《道教生態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李遠國、陳云。《衣養萬物：道家道教生態文化論》。成都：巴蜀書社，2009。

劉元春。《共生共榮：佛教生態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潘朝陽。《天地人和諧：儒家的環境空間倫理與關懷》。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16。

喬清舉。《澤及草木，恩至水土：儒家生態文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1。

曲愛香、封太忠。《孔孟荀的天人觀及其生態倫》。中國：吉林大學出版社，2007。

余正榮。《中國生態倫理傳統的詮釋與重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施莉雅·迪恩—德拉蒙 (Celia Deane-Drummond)。《生態神學入門：關愛地球的神學》(A Primer in Ecotheology: Theology for a Fragile Earth)。周蘭蘭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2021。

王正平。《環境哲學：環境倫理的跨學科研究》。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4。

學愚編。《生態環保與心靈環保：以佛教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楊順從。《暖化神學：經濟、生態、教會》。台南：南神出版社，2022。

張立文編。《天人之辨：儒學與生態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莊慶信。《中西環境哲學：一個整合的進路》。台北：五南圖書，2002。

The Festal Menaion. Translated by Mother Mary and Kallistos Ware.

London: Faber, 1969.

Bandura, Albert, and Lynne Cherry. “Enlisting the Power of Youth for Climate Change.” *American Psychologist* 75, no. 7 (2020): 945—51. <https://doi.org/10.1037/amp0000512>.

Birch, Charles, and John B. Cobb Jr. *The Liberation of Life: From the Cell to the Commu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Boulianne, Shelley, Mireille Lalancette, and David Ilkiw. “‘School Strike 4 Climate’: Social Med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Youth Protest on Climate Change.”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8, no. 2 (2020): 208—18. <https://doi.org/10.17645/mac.v8i2.2768>.

Chow, Alexander. *Chinese Public Theology: Generational Shifts and Confucian Imagination in Chinese Christia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Deane-Drummond, Celia. *Eco-Theology*. London: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2008.

Feldman, Hannah R. “A Rhetorical Perspective on Youth Environmental Activism.” *Journal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19, no. 6 (2020): C07. <https://doi.org/10.22323/2.19060307>.

Han, Heejin, and Ahn Sang Wuk. “Youth Mobilization to Stop Global Climate Change: Narratives and Impact.” *Sustainability* 12, no. 10 (2020): 4127. <https://doi.org/10.3390/su12104127>.

Hansen, Mette Halskov, Li Hongtao, and Rune Svarveru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terpreting the Chinese Past, Projecting the Global Future.”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53 (2018): 195—203. <https://doi.org/10.1016/j.gloenvcha.2018.09.014>.

Huan, Qingzhi. “Growth Economy and Its Ecological Impacts upon China: An Eco-Socialist Analysis.” In *Eco-Socialism as Politics: Rebuilding the Basis of Our Modern Civilization*, edited by Qingzhi Huan, 191—203. New York: Springer, 2010.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Climate Change 2023: Synthesis Report*. Geneva: IPCC, 2023.

Jackson, Liz, and Pang Ming-Fai.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Views of Climate Change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Geographical an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26, no. 3 (2017): 180—92. <https://doi.org/10.1080/10382046.2017.1330036>.

McFague, Sallie. *Life Abundant: Rethinking Theology and Economy for a Planet in Peril*.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2001.

———. *The Body of God: An Ecological Theology*.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1993.

Mok, Bryan K. M. "Reconsider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om a Chinese Christian Perspective." *Religions* 11, no. 5 (2020): 261. <https://doi.org/10.3390/rel11050261>.

Moltmann, Jürgen. *God in Creation: A New Theology of Creation and the Spirit of God*. Translated by Margaret Kohl. London: SCM Press, 1985.

O'Brien, Karen, Elin Selboe, and Bronwyn M. Hayward. "Exploring Youth Activism on Climate Change: Dutiful, Disruptive, and Dangerous Dissent." *Ecology and Society* 23, no. 3 (2018). <https://doi.org/10.5751/ES-10287-230342>.

Osborn, Eric. *Irenaeus of Ly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Sanson, Ann V., Judith Van Hoorn, and Susie E. L. Burke. "Responding to the Impacts of the Climate Crisis on Children and Youth."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13, no. 4 (2019): 201—7. <https://doi.org/10.1111/cdep.12342>.

Schreiner, Camilla, Ellen K. Henriksen, and P1 J. Kirkeby Hansen. "Climate Education: Empowering Today's Youth to Meet Tomorrow's Challenges." *Studies in Science Education* 41, no. 1 (2005): 3—49. <https://doi.org/10.1080/03057260508560213>.

Seemiller, Corey, and Meghan Grace. *Generation Z: A Century in the Making*. London: Routledge, 2019.

Theokritoff, Elizabeth. "Creation and Salvation in Orthodox Worship." *Ecotheology* 10 (January 2001): 97—108.

Thew, Harriet, Lucie Middlemiss, and Jouni Paavola. "'Youth Is Not a

Political Position': Exploring Justice Claims-Making in the UN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61 (March 2020): 102036. <https://doi.org/10.1016/j.gloenvcha.2020.102036>.

Thunberg, Greta. *No One Is Too Small to Make a Differenc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20.

Tillich, Paul. *The Protestant Era*. Translated by James Luther Adam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Toynbee, Arnold. "The Religious Background of the Present Environmental Cri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3, no. 1—4 (1972): 141—46. <https://doi.org/10.1080/00207237208709505>.

Wamsler, Christine. "Contemplative Sustainable Futures: The Role of Individual Inner Dimensions and Transformation in Sustainability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n *Sustainability and the Humanities*, edited by Walter Leal Filho and Adriana Consorte McCrea, 359—73. New York: Springer, 2019.

White, Lynn Jr.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 *Science* 155 (March 1967): 1203—7.

Zizioulas, John. "Preserving God's Creation." In *The Eucharistic Communion and the World*, ed. Luke Ben Tallon, 143—75. London: Bloomsbury T&T Clark, 2011.



2023

從道教信仰談青年的環保與希望

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授
香港浸會大學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吳有能教授

(一) 導言

常言道，青年是未來社會的主人翁。誠然，世界的未來必屬於青年一代；也可以說青年的未來，也就是社會的未來。所以關注社會的未來，就必須關注青年；而要關注青年，就要為青年創造能夠安身立命，發展未來的優質環境。否則環境破壞，則青年無由發展；那麼奢言青年的希望，豈非緣木求魚？

由是言之，青年安身立命，發展未來的希望，必有賴於優化環境；而在道教之中，不難發現足以開展出相應論述的精神資源；是以本文特別從道教的信仰資源，嘗試展現優質環境與青年希望的關係。當然，環境並不僅指周遭的空間，也並非僅指大自然；下文先從道教宇宙觀談起，進而說明環保與希望之關係，並從自然環保、社會環保與心靈環保，說明道教思想與青年未來的理論相關性。

(二) 環境與希望：從宇宙觀談起

宇宙是時空概念，道家很早表述他們對時空概念的理解；戰國時期尸子說：「四方上下曰宇，往古 今曰宙。」而《文子·自然》也說：「往古 今 之宙，四方上下 之宇。」尸子與文子都是古代道家，他們都明白到宇宙兩者相關而不相同的概念；宇是指上下四方之謂，而宙則為古往今來之稱；用現代語彙表達的話，宇就是空間，宙就指時間。標舉宇宙是古人對時空的知覺。在道教的諸神信仰中，也充分體現出空間與時間觀念；從空間言，有山川河嶽的自然崇拜；而從時間言，則包含四時與節慶等祭祀；至於我們熟悉的太歲，更是明顯的歲時有關；而六丁六甲，更是時間系統的天干地支的神格化表現。此等例子甚多，不勞枚舉。

而道教宇宙觀，指向環境與希望；人與空間的相連接處，就是四周環境；在原始社會，最直接的環境就是自然；而人們觀察外界自然環境，加以反省學習，這就是心師造化，取法自然，所以老子講究人法道，繼而天地，最終則法自然；而在這一連串的過程中，人最終必須關涉到自然，因為依道教看，自然就是根本。

觀察自然，學習自然，道家掌握陰陽大易之理，易講變

易，但也講不易；不易為「常道」，變易是「變道」；周易的變與常，不單把握了流變不居的現象世界，也指出恆常不易的本體世界。本體是道，大道看似玄遠難知，隱微難察，但卻借陰陽的運動變化在現象世界展現出來，這就是大化流行；析而言之，大道以陰陽為動力，在時間歷程中形成種種變化，四時行，萬物生；生生不息，開物成務；而易道就是不斷的創生歷程，所以生生之謂易。而無窮的創生，也就是帶來無窮的希望，這就是所謂生生不息。

統而言之，宇是橫向的空間概念；宙是縱向的時間範疇；宇宙就是時間與空間；而空間為抽象的觀念，在日常生活具體表現為吾人所處的所在；時間則承載大道的運動變化，在生活中呈現為生命相繼，創生不息的希望。大化流行，變化不息，就是在時間的綿延發展的長河中，同時，寄託了生生不息，代代相續，也就是大道流行，變化不息。是以宇宙在道家思想中并非僅 冰冷的客觀時空結構，更寄託了生生不息，永續發展的希望。

而人既為萬物之靈，不但能對外在時空環境有所覺知，而更重要是有自省自知的能力；從而展開內在心靈世界，精神世界與靈命世界；道教修道就在於開發吾人的靈命，以期安心立命。而無論自然環境，社會處境，還是在心境都

是我們安心立命，發展未來的希望。能夠保育自然環境，才能有永續發展的物質基礎；能夠保育社會處境，才有永續發展的人文基礎，能夠保育內在心境，才能有永續發展的精神基礎。這自然、社會與心靈的三重環保觀可說包舉道教信仰幾個重要面向。今日要從道教信仰談環保與青年希望，自應注意自然環保，社會的環保以及心靈的環保，才能全面的為青年拓展前途，下文分別略述其梗概。

(三) 自然環保：

道教的精神資源之中，不乏可以開發出環境保育的思想。首先，《道德經》重視自然，所以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法。既然重視自然，人們就要起碼要保育此一自然環境，這樣才能為青年的未來希望，提供最基本的物質性基礎。如果任令自然環境破壞，就等於從根本上破壞青年的未來，摧毀青年的希望。析而言之，重點有三，我們可以從尊重自然規律，拒絕主宰心態，理解環境是吾人家園，以及體會天人一體，萬物同源並生三方面理解。

(一) 尊重自然規律，拒絕主宰心態：老子主張效法道與自然，人應尊重自然規律，學習如何與自然和諧共生、共長、共處，這其中道家簡樸生活的主張，其實呼應適然發展，尊

重生態平衡，而不要過度佔有資源，主宰自然的環保智慧。今日破壞環境生態的成因很多，但學者專家多指出這跟人們勘天疫物，貪得無厭，過度開發自然，破壞生態有關。近代以來科學昌明，人們以人力量，就可以徹底操控，甚至主宰自然；而過度役使自然，終於難逃自然的反噬。近年氣候暖化，環境污染等問題，成因雖然複雜，但實跟人類過度開發自然有關；而道家重視取法自然，要求做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道家這種尊重自然規律的智慧，追求和諧共生的態度，確有其值得參考之處。唯有真能保育自然環境，人們才能為青年提供未來的希望。莊子同樣崇尚自然，甚至透過行 展現出「天人合一」的思想。

在莊子眼中，「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一」，人與萬物之間，並無差距，而是統一的有機體。因此，在「天地固有常」的規律下，「天地與我」皆有其道須循。人理應參透當中的規律，求與天地合一、共相處，而不應違背其自然而然之發展。推此精神，面對今日生態環境之保育，不應強而之，而是遵循其道，不 科技束縛心靈，以免「蓬心」、「機心」大起，不能以「純白不備」之心與自然共處。是以，莊子 保育自然環境的精神提供了基礎，讓今人能更順利地實踐保育活動。

(二) 環境就是我們家園

道家講大化流行，從形上學表達人就是在大道之中，流行變化，生生不息；而從經驗而言，人生於世間，不能自外於此一環境，自然環境，就是萬物的居所；陶淵明歸去來辭就曾提到人生是「寓形宇內」，也就是將我們這一身軀（形體）寓居於宇宙之內。至於莊子就更指接將生命的最後歸宿，歸於天地；是以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

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這就明白的表明生命以天地為歸宿的觀念。既然宇宙都為居所，那麼天地自然不過就是我家的環境；人當愛家，也就當照顧這一環境；順此，就能發揮現代愛護自然，保育環境的思想。

愛護自然就等於保護祖居，保育環境就等於為子孫萬代照顧好這一家；這樣才能傳諸久遠，子孫永保；這就是永續發展的精神所在。

（三）同源共生，共存共榮

進一步說，道家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是萬物的來源，而人只是「萬物」之一。萬物同源之外，萬物都是呼吸相關的，唇亡此寒；這就體現從人類中心窠臼中解放出來，人不能只考慮人類的利益，而應善體生態的共

存共榮；畢竟破壞了環境，人類也不能獨善其身。

總而言之，道家的宇宙觀，展現同源共生，共存共榮的智慧，所以當追求的不僅是人類命運共同體，而應進而求生態命運共同體，保有生態環境，就保存了眾生賴以生存發展的基礎，當然也就為子孫萬代保有永續發展的希望。

道家追求人類社會的和諧發展，更追求自然的和諧共生，儒家講仁愛，自愛而愛人，推己以及人，強調的是大群人生的社會性；道家請循其本，以道觀之，不囿於人類中心的範圍，所以更有利於重視自然環境的保育。而能保育自然環境，就能更好的為下一代創造希望。

（四）社會環保：衝突與和諧的辯證

當前世界充滿矛盾，譬如俄烏交戰年餘未息，而以色列竟又突然陷入火海。不但生靈塗炭，全球都受到影響。香港也經歷社會動盪，而疫情之後，經濟尚待復常，青年實在需要穩定和諧的社會環境，才容易追尋希望，發展未來。

道教追求和諧，這不消說明。但道教並非昧於衝突的現實；道教從陰陽變化，去理解世界的本質。道教將世界視為一運動變化的歷程，陰陽性質本不同，相沖相剋，但卻

又能相生相成；懷抱道家智慧，本不應過度擔心衝突，畢竟人世間衝突難免，重點在於懂得如何跟矛盾相處，並能追求更高層次的統一與和諧。道家陰陽辯證的智慧，並非否定矛盾，漠視不同；人當學會跟不同與差異相處，道並行不悖；進一步說，面對雙方的不同觀點，大可敬其異，惜其同。並看看有無機會體會對方的優點，甚至從對方學習，這樣差異就不一定造成矛盾，反而更可以是彼此學習，相互成全的契機。

進一步說，和諧並非一成不變的最高狀態；道兼變常，變就是變易，常就是不易。所以從道觀之，道並非靜止的圓滿，而是動態的發展。善體易道，當非只有靜安一途，而兼有奮發的一面。近年部分青年流行追求小確幸，也有人放棄奮鬥，成為躺平族；小確幸是自滿於個人小幸福，認為所得所有雖小，但總是美好幸福，所以重點在確保現狀。躺平族則萬事不關心，徹底放棄；部分更成為厭世族。但從道家觀點看，兩者都不可取。人們就算自我滿足於目前小範圍的幸福，但還是無法確定真能常保確幸，老子說朝風不終朝，驟雨不終夕。所以幸福無論多寡，就算幸而擁有，也難恆常保有，所以追求確保現狀的小確幸一族，難免自欺欺人。至於徹底躺平，實無異於放棄，則是另一極端。他們不求擁有，這並非闕達，而是要自安於徹底放棄。但這也不可能，躺平

只是本身放棄努力，但卻仍須消費社會資源，最常見的就是依賴福利，或者乾脆啃老。如果人人都躺平，又何來資源可以供應這些躺平族的消費。其實，老子講無為，但並非教人放棄作為，老子講簡樸，也並非要人放棄一切。事實上，老子無為的重點在尊重萬物的本性，所以認為萬物最好基本上依照本性去生存發展。但依照此一本性去發展，也需實踐此一本性得以發展的條件。譬如栽種花卉，我們知道有些花需要很多水分，有些則多水就爛根，所以我們要創造合適本性的條件，適量用水才能讓不同花卉各適其性，各得其所。這些都是有意去做的，以便適合不同的自然本性，這並非無為，反而是「為無為」，就是創造實踐（為）出那自然（無為）的狀態。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看似無為，實質上，卻是要因順其本性，因勢利導，發展優勢，所以反而能更有為。畢竟修道不落入特定形式，上善若水，水利萬物，但不拘於形式，重點在有效。《度人經》曰：「道以無心度有情，一切方便是修真。」大道無礙，法門方便，這又特別能運用於複雜多變的現代社會，青年性向不同，材質差異，我們無須限制青年的發展，而應培養兼容並蓄，萬物並作的開放社會環境，只要真能發揮良好的效果，就應容許一切方便，這才能讓青年的各適其所，各展所長。

總而言之，道教雖也有講求隱退的，但並非放棄社會。

反之，道教重視和諧社會，但並非漠視矛盾；依照易道，世有常道，也有變道。且道歸於一，但萬物並作；所以差異甚至矛盾，本就會出現；我們從在歷程變化中，學會敬異惜同；而追求理解對方之時，也可以有機會彼此學習，相互豐富，這樣差異矛盾，也可以成為推動更高層的整合的契機。上進的青年，常有很大活力，更追求創新，所以容易表現不同。這種差異，從道家觀點看，不須引起恐慌，反而可以視為邁向更高度和諧社會的希望。

(五) 心靈環保：

不論外在的處境如何，青年人要處理好心靈環保，不要讓外在的環境，腐化內在本真。也就是要重視心靈環保，防止心靈污染，創造未來希望。無論是五戒，還是九德都有助於心靈環境的保育。就前者而言，是消極的申論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的修行；就後者而言，呂祖的忠、孝、廉、節、義、信、仁、惠、禮九項，重點在積極呼籲人倫大道。兩者都是防止心靈汙染，強化精神環保的重要基礎，而且都關乎修真度眾的修道關鍵。

修道有不同層次，也有不同方面。從修真講，最普遍的是三花灌頂，五氣朝元，這是從修煉精氣神講。但修道築基，

也要講究德性修行；畢竟，所謂修行，就是要修正行，改過遷善。修行涉及自我與他人兩範圍；從改善自我而言，這是修己；從濟度眾生而言，這是度人。修道教人動靜合一，靜如處子，動若脫兔。靜是心靜斂，這是通感大道的基礎。心齋坐忘，專志歸真，上能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化中。但靜也是健動的準備，故下能濟世安民。所以修道一方面是靜斂修心，另一方面是動而濟世。畢竟孤陰不生，獨陽不長，動靜合一，才是合內外之道。從這一角度看，動靜內外都要求我們兼顧社會外在環境與內在精神環保！

修心與度眾兩者範圍似有內外不同，但其實相關互補，而且都源於道教對生命的尊重。《度人經》講仙道貴生，貴是尊貴與珍貴，貴生就是珍惜生命，尊重生命；所謂「三分清氣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這是表達既然得此生命，就要善加運用；以求有益己身，乃至博施濟眾。那如何貴生？最基本就是要養生；好好保重身體，乃至善自珍攝生命；但道教并非只教人善養軀體；而是要進而善用身體，無論是修己成道，還在濟世度人，都是要好好生活，活出品質，活出希望。所以道教並非退避的消極人生觀，反之，修道是一種重視開發生命的智慧，樂觀積極的人生觀。道教的養生，善養此形體生命；道教也講貴生，從「養生」到「貴生」，讓生命得到正面發揮，優化自我，也優化社會，這就提升社會整

體環境，也為青年創造未來的希望。

(六) 結論

青年如旭日初升，前途無限；我們應該為青年的發展，提供優質環境；從外在言，要保育自然環境，不要污染世界，破壞生態，這才為青年提供未來發展的物質基礎；但人是社會動物，不能離開社會發展，所以當發揮道教救世度人的積極精神，創造和諧的社會環境，讓青年得以發展，開展未來。而從內在而言，應保育心靈，避免內心環境的污染，進而發展美德，提振精神修養。總合自然環境、社會環境與心靈環境三者的保育，必能為青年創造未來，帶來希望。



2023



《感嘆中的禱告》

周景勳神父

當我面對今日污染的世界
和受傷的人心時
我本想逃避不談
因為我看到：
「人心惟危」的社會
在欺騙不實中
傷害純樸忠實人的心
在貪婪詐騙中
偷取忠信真誠者的財富
在機智計謀中
煽動人心作鬥爭
在仇恨互罵中
破壞社會的和諧
人人內心不平安
心靈不環保
人與人的鬥爭
國與國的鬥爭

這些都是心靈戰爭
也是世界大戰
使世界和人都受到傷害
人人不環保不珍惜世界
就是使世界和人受到污染
人為了自私自利貪求財勢和權力國為了財勢和霸權而
推動戰爭
也不斷煽動人心
發動鬥爭
心靈戰爭使人與人變成仇人
世界大戰使國與國猜忌暗鬥
我看到了……
卻無能為力作出改變
心痛心傷……
默然為人類和世界獻上
深深的禱告和祝福
願正能量的豪氣
覆蓋人心和世界
讓基督大愛無私的精神
拯救人心
在贖世中為世界帶來和平

讓孔子天道的仁愛
轉化人心
在大同精神下推動和諧
讓老子慈儉讓的道
為人帶來
善利萬物而不爭的安和
讓佛祖覺悟的啟發感悟
人心自覺地發出慈悲
為世間創造
和諧涅槃淨土
讓穆罕默得的和平與清真
為世界帶來純潔和平安
化污染地為清潔的淨土
於是……
我靜下心來
不但要祈禱
更在思域中
順應天意
尋找天意啟示
給世界帶來永久的清淨和平
1. 在獨善其身的自覺中

靜心以修

修心以善

2. 在和為貴的精神下

善與人同

德智雙修

3. 在忘物我的無執下

慈悲喜捨

心齋坐忘

4. 在天人合一愛的融通下

愛的分享

難得糊塗

吃虧是福

在滄浪大化的世間

我要靜心默觀天意

在一體之仁中

渾然與造物者融為一體

感通妙悟至道

「以天地為一朝

以萬期為須臾」

(劉伶·酒德頌)